

儿

女

代

同

## 第九章

縱火焚身願從此日盡  
捐金定讞休教他人知

### 三三 張大姑娘

深秋一個夜裏，「梆梆」，「鏗鏘」，城門守夜的兩個更夫正提起木梆破鑼，一前一後地行其行，開始敲出他們的第二次法定時間。半邊月亮展開極薄的雲翳，悄悄地，隱約地，出現在城頭一角上，這城下黑黢黢的廣場，頓被半明不暗的光線所溢照，越顯得一片荒涼，滿處淒清；除了傍城而立，那爲十數守十軍警特設的小屋兩楹外，一里以內，看不見居民住室的牆影。

「聽聽樓，打罷了二更鼓分，猛然間想起了結髮的人；叫一聲勒，我的妻……」緊靠着城門口左邊站着的一個中年丘八，當那兩更夫走過面前時，他昂首又腰正唱得起勁。

「別不害臊啦！半夜裏又想起媳婦。」右面的丘八蠻橫的小夥子罵起來了。「真格的什麼那雞種捧的還不來，不是因爲油水肥，老早我就睡他媽的大覺，誰愛看着城門喝涼風？嘿嘿！打更的，少打兩下成不成？招得老爺祇想打呵欠，多討厭！」更夫們連忙回過頭陪個笑臉說：「咋咋，這就完，老總們多辛苦！」

雖這兩位丘八爺七八步的地方還有四位警士，左右分排，荷着槍規矩地立正，他們在這個領士內是施展不出打洋車夫的本領的。雖然同時想到——天到三更，城門還虛掩着，大約不等煙土客人就是私鹽販子，又有幾百地白花花的大洋錢大家分贓，明天那左邊人家兵大爺安樂窩裏，推牌九玩姑娘，不知要樂成什麼樣？祇有他們倒八百輩子的帶，鬧出來歸他們承當，有好處却看人家的高興，不定能不能分幾個零用錢？——個個都未免暗暗含恨，其實他們也頗失悔當初打錯了主意，不會去當兵吃糧熬個發財的機會，而偏偏作——牢什子警察，穿上毫無希望的黃衣裳，一年三百六十天受盡烈日寒風的苦處，六塊吃窩窩頭養妻室的孩兒的月餉，還不能痛痛快快地發給，真是老天爺待人太不公平。

『丫環，掌燈。借燈光，暗地裏，觀看嬌娘；』中年丘八口中的皮黃由開樞閣府改變了硃砂痣；更夫的本梆破鑼因為頭頭上司有令，不敢不暫時中止，樂得拿回值宿警察休息室後面的柴房內去尋一場好夢；於是這沉寂的週遭，滿佈着曲折而有韻味的歌聲。那鬢鬚的小夥子來回跑了四五趟，却更焦燥起來，魯莽地跑到中年丘八身旁，伸手堵住他的嘴，罵道：

『誰他媽的再唱，就是唱戲的灰孫子。這回油水是你這傢伙的引綫，今晚不來，仔細老大敲你的骨頭。嘿，小子，够你受的，又他媽觀看嬌娘啦。』

『別鬧，別鬧，你聽，來啦。』中年丘八挪開小夥子的手，頭腦猛一顫動，便像作賊似的輕輕將身子移近城門；小夥子也心領神會地不再開口，蹣跚跟在後面。

果然由城外遠遠地傳來「開達」「開達」走路的響聲。當兵的聽覺有時也機靈得賽過耗子，中年丘八附着小夥子耳朵細語說：『糟了，怎麼腳音不對，像是穿着皮鞋，又祇有一個人。』

「開達」之聲越走越近，約摸離城門只有幾步路，還不會發出擊掌爲號的暗示，這顯然不是兵大爺所盼望的財神了。他們同時大吃一驚，小夥子厲聲喊問來者是誰？中年丘八就迅速地拾起靠在牆邊的槍。那四位警士眼睜睜地望着很覺奇怪，但未得丘八爺的許可，他們仍不敢擅離防地。

城外的腳音忽而停止，小夥子連問兩句不得回話，這才招呼警察們近前而他倆退後。警察的胆量並不比丘八大，他們互相耳語，商議着，一面把虛掩的城門闔嚴，一面上城觀察清楚再定對付辦法。還是中年丘八經過幾次大敵，他吩咐不得慌張，斷定城外只一個人，無須小題大做；當下令一個警察從虛掩的門縫裏探頭外視，餘人持槍待放，以防意外。

被中年丘八指派的是個外號肥豬蹄的胖子。這胖子其實不算很胖，不過身軀短而粗；尤其那兩條腿，若從直面分割爲二，再連接起來，那麼或者與長人的細腿相當。可見這個外號確實名不虛傳。但衡以常例，身懸重肉者多半胆小，這胖子自也不能例外；他既未敢違抗命令，祇有戰戰兢兢一步一步地向虛掩着的城門慢慢挨動；暗中不住囑告夜遊神保佑，千萬莫過凶煞，冷不防給他一槍；因此衣袋里的手電燈他雖以左手緊緊握着，這不敢拿出使用，真肯從門縫里

摸黑，探出半個身子，抬頭定神朝月光之下望去。

『噯喲！鬼來了！我的祖宗！』胖子大喊一聲向後倒下。那五員軍警大將也嚇得毛髮直豎，心內亂撲通；若是打閻棍子借賣路錢的同志，倒還有交情可講；遇着惡鬼當前，任憑再蠻橫些，他們不會吃過熊心豹胆，怎敢公然與鬼作對？而且各位正是滿懷的虧心事，個個撐不起脊梁骨，彷彿睜眼就是高帽子倒眉毛紅舌頭的吊客，頓時你跑我撞，紛向左右屋內逃避。一忽間就驚動了西邊好夢方酣的其餘十幾位軍警大爺，問明所以，仗着人多氣壯，由兩邊班長各整隊伍，朝天放了幾聲空槍壯胆示威。那胖子在槍聲里悠悠醒來，連爬帶滾離開城門，一骨驢站起，口中吁吁喘氣，兀自對着衆人張嘴結舌地報告好個披頭散髮身長丈二的大鬼，說得大家肉皮上又是一陣雞皮疙瘩。

『救命呀，救命，那個救命？』城外的大鬼竟高喊出聲，清脆而嬌嫩，顯然是個屈死女魂。胖子驚聲打個冷噤，叫道：『不好，鬼索起命來了！』他顫抖抖地又要躺下。大家是面面相覷，適才壯起的一股熱氣，冷了半截，個個都不禁魂飛天外。

『救命呀，救命！那個救命？』城外尖厲的聲音接二連三地傳來，這才使老而不留鬍子的丘八班長起了疑心，他陡然打個哈哈道：『弟兄們，你們真是半夜三更活見鬼，難道耳朵都讓刺頭的挖壞了嗎？聽聽，快點開城，說不定誰家大姑娘遭了什麼猴宰子的欺負，咱們一擁而出，還可以看到副活春宮。走罷，那位打前敵，開門！』這一番話把衆人提醒，豎耳一聽，誰說不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張大姑娘』法官委婉地問，『你不姓張姓袁吧？你母親來領你回家了，你認得她不是？』  
『阿蘭！』袁太太很淒絕地喊了一聲。

『誰認識你是什麼婆娘？我姓我的張。』蘭蔚咬牙切齒高聲說出。這小小審訊室內的人都覺十分詫異。文珏尤其吃驚，故意一陣假咳乾噎，試試能否引動蘭蔚的注意。蘭蔚果然回頭略為瞥視，却呵呵冷笑起來。

『阿蘭，你竟不……』袁太太一句話未完，座上的法官截住道：『袁王氏，你不是她親生的母親吧？若是意圖瞞混，……』法官也只說到半句，却聽蘭蔚又尖起喉嚨大嚷了。

『對對對！我不是她親生的！』

最令法官起疑的，就是發現張大姑娘滿身紅紫的傷痕，恐怕她受晚娘或婆母之虐待；恰巧她又當面說出此話，顯見所疑非假。法官略一俯首，胸中已有主張，厲聲向袁太太呼喝道：

『袁王氏，聽見沒有？他決不是你親生女兒，那有女兒不認媽的？你若被外人勾引到此瞞混，那就對不起，非但不准妳領人，還要重重辦你。快快據實講來，本人與你作主。』法官說時，橫給旁聽席上的文珏一個鄙夷的眼光。文珏向在軍隊中被人奉承，自由已慣，那肯受這樣委屈，不禁怒從心起，站起身來喊道：『法官，請你注意，袁蘭蔚是個瘋子，她已失去感覺，不能以她的話作憑斷。在下不過是她的一個朋友，經袁太太約同到此，所謂外人勾引，不是你法官應當隨便出口的。』

文珪氣虎虎的聲勢，雖使法官頗難對答；但他是湖南牛，有名的倔強，本來只稍露鋒芒，這時偏要大顯神通，冷笑一聲說：

『陳先生，這事閣下無權過問。瘋子的瘋話雖不足信，可是袁王氏的話又怎知不是虛造？張大姑娘自道姓張，警廳能叫姓袁的領走嗎？你說是她的朋友，我知道你們有何關係？她這年紀，你這個歲數，你是她的什麼朋友？真正笑話！來呀，把張大姑娘還押，改日再問。』

法官威風十足的神氣，文珪更覺怒填胸臆，他還待據理力駁，那朋友極力扯住他的衣袖。這當兒法警已將蘭蔚帶走，法官也揚長自去。文珪按住心頭火氣，頗怪自己今天不該換便衣，平白受了別人的一頓污蔑；他不招呼袁太太，也不辭別朋友，怒冲冲地搶步而出，却聽袁太太跟在後面氣咻咻地喊『陳先生，陳先生，怎麼辦？怎麼辦？想不到蘭蔚連我都不認。』

文珪不理，逕返自己辦公所在，盛氣之下很想倚仗軍隊的聲勢把那法官飯碗砸破藉以洩忿。然而次日清晨袁太太從貴州館打來電話，說蘭蔚已於昨夜放回，她到家只換了換衣裳梳洗一番，就往顏太太那裏居住。同時警廳的朋友也專人送來一信，信中謂自文珪拂袖而去後，他隨將文珪的官職頭銜轉告那法官，那法官聽說是第X方面軍隊裏的高級官佐，也算開接上司，這禍撞得不小，萬一廳長聞知，必與前程有礙，於是立即派警將張大姑娘送往貴州館交與袁太太；一面更婉言悅色放下素日科長的架子，對他再三致歉，要他轉請文珪作為不知者不見怪，改日再登門叩謝省荊請罪。文珪聞畢，也就付之一笑。接連幾天，他極力向慷慨的同事們為蘭蔚

作將伯之呼，本已決定邀集一個會湊合四五百塊錢，完畢他作朋友的責任。那料人事無常，南中忽有他變，直屬長官拍來火急電令，着他星夜趕回。適明澤又在武漢臥病，顏太太久不見女兒早懷鬱鬱，乘此軍車之便，自願舒舒帖帖地隨文珏南歸，去享團圓之樂。蘭蔚在顏太太家住了幾天，雖然仍不免終日長吁短氣，有時且離不了說些似明白非明白的傻話，但她起居飲食都還安靜，不像以前的哭鬧；見着文珏也似乎恢復往年低頭無語嬌羞不勝的狀態；那治愈文珏堂叔的醫生，曾被請來與她診視一次，據謂病的程度不算很深，祇要環境順適，多則半年，少則三月包可治癒。袁太太正自然興高彩烈，對顏太太和文珏萬般感謝；蘭蔚本人更彷彿福至心靈居然自動服藥，無須多人強灌。大家都在興頭上，覺得這聰明絕頂的女郎，漸有一線轉機，誰想平地風波，頓又把她的轉機，打到萬丈深淵呢？文珏是不得不幸的，顏太太也是不得不跟隨而去的。顏太太會永遠不能忘懷吧？當汽笛嗚嗚前的兩分鐘，蘭蔚在月台上向她招手微笑說：

『伯母！我依然不如去作張大姑娘啊！』

### 三四 烤殺鴨屁股

又是秋盡冬來了。文珏雖走，他介紹與蘭蔚看病的醫生却頗得病人的信任，連續不斷服用了几幾劑中國水藥。這筆調治費依然是袁太太借債手段高強，千方百計從她王家三弟媳手中逼出；換句話說，解鈴還須繫鈴人，王翰清這時又不知走了那條門路，在江蘇榮任煙酒局長正是抓錢的肥缺；蘭蔚的瘋病，就因翰清帶往上海而發作的，袁太太向王家索幾個錢爲女兒治病，難道不是天經地義嗎？袁太太根據這種理由在三弟媳面前嘮叨好多次，王太太寫信問他的兒子，翰清天良發現，電匯五百元回來要母親轉贈蘭蔚以報前愆；但王太太怕一次太多，二次無法應付，還自扣下三分之二，餘數交給袁太太時，還說錢是她的私蓄，與翰清無關，以便卸脫她兒子的責任。

蘭蔚調治半月，每日坐在家裏織絨繩，打手工，吃飯，睡覺，並不因文珏和顏太太之走而受影響，這頗出袁太太意料之外；她見女兒一天一天地好起來，不覺把那醫生捧得像活菩薩，恨不跪在他面前求他大施法力早日趕走蘭蔚身上之邪怪。但在醫生心中自有分寸，背地對旁人說袁小姐病狀變化太快，按理實不應驟然見效，恐怕她爲另一種情感所激，忽爾掩蔽原來正在興奮中的神經；然而也只是暫時的現象，好比狂風暴雨之先，烏雲層層裏霧見當頭紅日，其結果必爲「太陽現一現，三天不見面。」這種迴光返照的情形，更是令人爲他就心害怕；如果一

個不如意，他的病症再有轉變，可就不容易治了。旁人將這番話轉告袁太太，袁太太兀自不信，她道：『當大夫那有幾個希望病人馬上就好的。這活菩薩怎麼也靠不住呀！阿蘭確是不瘋了，她正盤算着再吃兩劑藥，就往武漢去當教員哩！』旁人看蘭蔚不吵不鬧常人一樣，也覺醫生所慮未免過分，本來，病人一藥而愈了，醫生就減少生財的門徑，袁太太所揣想，原是不错的。

至於蘭蔚自己呢？她的確心中並不糊塗，在過去幾個月內，別人說她瘋，她始終否認；祇是有時像喝醉了酒；情緒是那樣的凌亂，血管是那樣的沸騰，思潮是那樣的起伏不定，平常悶在心頭不敢說不敢哭不敢行動一切循規蹈矩怕羞恥怕物議怕逢阻礙的想像，至此都要當着大庭廣衆之下充分地發揮。譬如，女人在標梅時期，絕沒有一個不滿慕男性的，然而也只限於腦海中渴慕而已，誰敢明白暢快地說她想丈夫？不但不說而且人家提起，那怕她心中千肯萬肯表面上也要裝模作樣地拒絕；否則就失了千金小姐的體統而變成和蘭蔚一般的瘋子了。何況蘭蔚她還更有甚焉呢？

其實，蘭蔚所著者僅僅是她一棵躁盪的心，久壓在胸，無處安放。自己願意推心置腹的人都不來理會她，使她莫明其妙地煩悶，結果不得不儘量形諸辭色行動，哭一陣，笑一陣，鬧一陣，跑一陣，然後才得暫時的痛快。自從再見文珪，他頓覺眼前一亮，而文珪那次又是對她異常親熱，她的心彷彿有了歸宿，時時刻刻希望文珪進一步地親近。文珪正忙於競爭前程，對

她不過有些兒憐惜，并爲明澤與她的友誼，才表示予以相當的幫助；如果文珏再去愛戀她，這自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她又失望了，憤恨了。更鬧出午夜城外那場笑話。但自從女牢出來，又覺得文珏依然待她不錯。或許是在暗中暱就她；雖然不久文珏走了，可是她很相信文珏臨行對她所說的話：『密斯袁，請妳安心治病，病治好了，請你到南邊去，教員的位置有的是，生活不成問題的。』所以她真肯每天大碗喝藥，很想自己的病體早復健康，他心中既已有了指望，也就顯出那醫生的藥方，格外靈效如神了。

可是醫生的忠告被不能存隔夜話的袁太太傳給女兒耳內之後，蘭蔚索性說她完全好了，無須再吃藥了。袁太太煨畢最後的一罐藥，熱滾滾地尙未倒在碗內，蘭蔚看見就抓搶在手，哧哧一聲摔到外院的假山石上。這天醫生照例前往與她診斷，她圓睜兩眼罵醫生是害人精；人家取在茶几上的黑眼鏡，被她一下攆得只剩一個空架。醫生倉惶失措地逃去，反使袁太太緊跟到大門前不住口地貼小心。

『阿蘭！你又發瘋了，活菩薩都敢得罪的？』袁太太回到房內氣吁喘喘地說。

『誰發瘋？娘才發瘋哩！什麼叫活菩薩？她假定要我吃一輩子的苦藥，難道就聽他？過兩天陳文珏的信來了，我還非不走呢？這不是故意害人！哼，不看……而子，打死這鬼東西！』蘭蔚言下若有餘恨，袁太太追悔也來不及，料着她決定不吃藥了，祇好由她；而且一劑藥兩三塊，醫生來一踮也兩三塊，在袁太太原覺得很心疼，祇要蘭蔚不再發瘋，省點錢也是好的。

於是蘭蔚就這樣馬虎虎地算作痊癒而靜待佳音之來臨了。不錯，過了幾天果如她的希望接到文珏一封信。但這信並非直接寄與她，還是寫給她的母親；發信的地點不爲漢口而是於×軍次，信中無一句一字提及約她南去。僅僅說「未能傾囊相助，衷懷至歉！甚盼令愛吉人天相，善自將息！」宋尼且有稱贊那醫生的話，叮囑袁太太千萬逼着蘭蔚多吃幾劑藥，水藥吃畢還要吃丸藥。這信，袁太太才撕開封口，就被蘭蔚急注注地搶去，袁太太正忙着四處找花鏡，一面又想叫女兒念給她聽，免得自己費勁看不懂，却見蘭蔚笑容湊斂，越往下臉色越不正，兩張信紙看完，連信賠氣一扔，嗚嗚地放聲痛哭。

『阿蘭，我真怕你！』袁太太不知文珏信中寫些什麼又衝犯了女兒的毛病，忙從地下檢起了一字挨一字地細看，好容易纔得知大概，可是依然不能明白女兒究竟爲了何事；她屢次身受的經驗，在蘭蔚發氣的時候決不容她勸解，越勸解蘭蔚越要發氣，最好她馬馬轅往別處，不見蘭蔚的面。但這對於袁太太彷彿是受苦刑，話到嘴邊，被她忍住三次，第四次實在忍不住了；她自言自語道：『陳先生這信裏我倒看不出有什麼不好的話，勸病人多吃藥難道不應當？你說你病好了別人怎曉得？不值當來……』

話剛說出口，蘭蔚猛然轉身拚命地推她，嘴裏亂嚷『走，走，走，走，走，早知你們是一黨，你愛那醫生，陳文珏是你們生的兒子，專門寫信給你，你們商量害我，對吧？老不要臉的東西！』袁太太接連幾個踉蹌被蘭蔚推出門外，駭得她胆戰心驚，唯恐女兒來勢太凶，自己一個人



無法抵擋，正預備喊出「不得了，瘋子又打人了！」一個多月未曾驚動同居的調調，幸喜蘭蕙並不追趕，帶把兩扇房門緊緊關上。袁太太在院中聽了一會，蘭蕙已不再哭，室內也無敲几打凳的聲音。袁太太跨步跨步，直至窗下，從破窗的紙格中偷眼望去，祇見蘭蕙坐在床邊，兩手仍拿着文兵的來信，忽而聚神凝思，忽而搖頭幌腦，忽而擠眉弄眼，忽而切齒咬牙，忽而騰出右手在她蓬鬆的頭上亂揉弄，忽而將信扔在一旁打開梳頭匣內的鏡子對着她的臉面作怪樣，忽而又拿出梳篦粉盒，梳頭攏髮，撲粉塗脂，經意地打扮輕微地笑，忽而她像吃了一驚，反手便將文兵的信撕成幾十條碎揉成一團塞到牆角灰皮脫落的一個小洞內。

撒賴，哭喊，跳說，以及逢人追打，遇物摔碎，在袁太太倒是看慣了；她女兒的幾套把戲；而像這樣苦著人的做作，袁太太還不曾聞過，這還是第一次。她正從心裏裏奇怪，奇怪得直要想笑，一個不留意，蘭蕙已閃閃出來，好像適才並無若何舉動似地滿現着自然大方的態度，悄悄向他道：「娘，我出去找個同學，晚回來，決不胡鬧，娘放心，可不要娘跟着我，惹別人笑話。」

袁太太耳朵裏，差不多大半年沒有聽到女兒連喊幾聲娘，如此之溫柔而脆和的聲調了，她不禁猛一驚又猛一喜；驚的是女兒竟出其不意地露出，喜的是女兒會說幾句明白話，可見瘋邪已去，漸漸地心能復原，若像往常，那次出門，不是氣憤憤亂衝，就乘自己失神的當兒偷着一溜呢？袁太太只顧想一面，適才在房中被推的一驚，她也似乎忘得很乾淨，居然點點頭兒說

：『啊啊，好吧好吧，出去散散心，鎮天悶在屋裏也不對，早些回來吃晚飯。』

蘭蔚得了許可，歡天喜地飛也似地非出。袁太太忽想起女兒不會向她要車錢，慌忙趕出去時，蘭蔚早就無影無蹤了。據李皖子說袁小姐剛出門就登上門口停着的車子，抬手北指，價也不講，車便拉起如飛而去。皖子說着，埋怨袁太太不小心，再把瘋小姐放走了，又不定什麼時候回來，上次那個岔子還不够受嗎？袁太太一聽言之有理，頓時她又慌裏慌張毛手毛脚地跑到過道廊下四處打電話，她所結識的幾家同鄉太太，也就是告幫過的恩人，完全打遍了，別人都回說蘭蔚沒有去，並且附帶幾句她不該過於大意的評語。袁太太更弄得心中七上八下，晚飯也不去燒煮，祇坐在電話機旁邊生悶氣。

直待天色朦朧，眼看就要入夜，袁太太才覺肚子裏肌腸雷鳴；她欠伸了一下，正待起身，電機上忽傳來一陣緊急的音響，順手摘下耳機，却聽對方發問道：『喂，你那兒？』使她萬想不到是蘭蔚的聲音，袁太太先還不信，隨後問明確切不錯，心中頓覺放下一塊石頭，只連催蘭蔚快些回家。蘭蔚的答話，說她現在女子大學，幾個同鄉好久不見，定要留她吃晚飯，飯後同去看電影，時間太晚也許不能回來，正恐她娘惦記她，所以特自告訴一聲。袁太太聽畢這那像有瘋病？簡直和兩三年前一樣，但凡在外就纏總要與自己通兩三次電話；於是心裏說：『好了好了，真是好了，謝天謝地謝神靈！』嘴裏自然毫不猶豫地答應。這一刹那間袁太太異常興奮，反怨自己太無主張慣信別人的挑剔，空惹得幾個鐘點坐立不安，自討罪受；接着掛上電話

，安心帖意地回到房內吃了兩碗開水泡冷飯；隨後就靠在床上不知不覺地酣然睡去。

當袁太太好夢方酣的時節，正是蘭蔚運用她現在的智慧，獨臥在女大寢室樓房南端盡頭的一間小房內的床上，開始默思怎樣來發洩她胸頭積悶之氣。她向母親報告的，所謂同鄉留她吃飯看電影，俱是她腦子的幻影，實在與她素識的三個同鄉女士，早就耳聞她已成了可憐的瘋子，誰還肯和她極端地親近。她這天下午跑到女大指名專訪，三個同鄉聞得號房報告先自大吃一驚，隨向號房問了好半響，號房回答說是衣冠整齊的女學員，三人仍不敢相信，而一時好奇心動，又不願借口不在學校以作拒絕，彼此商量的結果，便是偷偷地到會客室屏風後面觀看動靜，再決定見或不見。然而蘭蔚這時的舉止動作，一如常人，她的同鄉們是不會看出破綻的，終於人家出來與她晤面了。

『X姐Y姐Z姐！啊，好久不見了！』蘭蔚滿面堆出笑容，迎頭一句，音調是如此之和婉。

胆量最大走到最前面的Y姐不由向後望了望，給X和Z一個暗示，意思叫她們無須害怕。那三人便一齊上前和蘭蔚互道寒暄，殷勤問蘭蔚的近況。蘭蔚說她病早好了，只是苦於窮困；又說因為窮困所以不得不住會館希圖省房錢；最後道出他和她母親所住的兩間破房大概受了暑期多雨的影響，今天忽然倒塌，母親上了年紀的人隨處可以安身，她特到這裏，一來致問候之意，二來想在女大寢室暫住兩夜，等房子修理好了再回去。

女大寢室內大半兩人一間，平常客人任意留個把女朋友，本已成爲慣例，負責的舍監是雖知而不問。日前女大因反對校長大起風潮，全體罷課，有些自好之士，知道本學期的期考已無舉行希望，好在寒假快到，落得提前回里，免得捲入漩渦；因此空閒的房間很多；這個假公濟私的人情，蘭蔚的三個同鄉更可放胆答應。那其中心直口快的X小姐立刻笑道：『好得很！我們這幾天人少悶得要死，又因學生會裏派有職務不能外出，密斯雲你就不必客氣來多住幾天，讓我們談個痛快，我們房後面，恰有間小屋，正是預備朋友住的，裏面被褥俱全，叫老媽子打掃打掃儘可以住。』

Y和Z見蘭蔚絲毫沒有瘋病的樣子，也就附和着X的意見，三人把蘭蔚引到樓上，先在她們房中談了會閑話，再導往後面小房。蘭蔚看過正合心懷，不住口地稱謝；她隨又撒個慌說是母親在等她，要回去一趟再來。X等自然相信，而她出去在街上就遊逛了兩點鐘，除買三盒火柴藏在懷內，更不知在那個鋪號打給她母親那個入情入理的電話。

蘭蔚本料定母親近來之防守她，好似當年父親鬧的時候防守他最愛惜的一對猴子，時時刻寸步不離，唯恐牠出外搗禍；雖然自己比猴子會說話，也不見能得着許可吧。然而母親竟不像往日的纏夾，問都不問就一口應允了，蘭蔚一半兒暗自高興，一半兒覺得有說不出心的悽慘，聯想到今夜的事情都是無往而不順利的，彷彿鬼在暗中助她一樣；鬼，究竟可怕，因而她走向女大的脚步便有顫戰。

在京城冬季，天色一黑，僻街小巷裏就顯得格外陰沉。女大所在的那條玉公主大街按說應當明燈照耀，才能表彰女子最高學府的精神，可是不然，街雖大總共不過三五盞昏淡欲死的路燈，陰沉的氣象，尤其堆集在蘭蔚的面前。晚寒襲來，貶入肌膚，她走着走着幾次都想轉回去。

然而真像魔鬼粘住了他，畢竟糳糳糊糊進了女大的門，又糳糳糊糊上了寢室的樓，更糳糳糊糊地走近三個同鄉的房前，『啊，裏面黑漆漆的！』這使她波動的神經頓受刺激，用手連推幾下，毫無作用，顯見X等是不在裏面了。她忽然覺着失望，更由失望而憤怒，兩個拳頭便在門上捶得擂鼓一般地響。伺候的老媽直待她把手捶酸了的時節才現出身形，她慌忙縮手不迭，但老媽却不疑惑她，祇望清是X小姐們白天招待過的朋友，那還敢得罪，賠着笑臉道：『您來啦！怎麼沒有跟三位小姐一塊看電影去？』

『她們出去看電影？』蘭蔚頗以為奇怪似地問。

『三位小姐沒有知會您吓！』老媽也像是才省悟過來。『我那兒知道？噢噢！不錯不錯，門房先頭來說京大幾個代表找三位小姐，接後她們下樓又上來洗臉換衣裳，商量着什麼平安真光一大套，晚飯沒吃就出去啦，房門的鑰匙可不在我這兒。』

『她們常常出去看電影嗎？每回看電影都是京大的男學生陪着嗎？』蘭蔚問話的神氣很興奮。

『羞着；這個年頭兒學堂的小姐們誰沒有幾個知心貼意的男先生？也不定常看電影，男女一塊的樂子多得很，您說是不是？』那老媽正是三河縣的騷貨，平常就愛風言風語，蘭蔚有意問她，恰對她的心勁，只見她裂開大嘴露出黃牙嘻嘻地直樂。

這一樂，在蘭蔚眼中就覺格外露出深意，似乎是一條毒蛇擾動她的心腹，若非她想實行腦府裏的計劃，那老媽臉上必定着了她的五道指印，並且被她罵幾句『你這可惡東西也幫着你的小姐們來刻薄我，早就曉得世上的男人們盡被這一發浪蹄子霸佔去了，於我是無分的，笑算什麼？笑就是你們的兵器嗎？哼哼，看我怕不怕！』——這存在嘴邊的話。

老媽笑着陡見這位小姐板起臉色，她不敢再往下說，搭訕着說：『您要這就想睡覺，後面小屋的門可沒有上鎖，早就拾掇利落，您請進。』

蘭蔚一聽這倒不錯，免得門外久候，省去許多麻煩，她臉色稍轉和緩，點點頭便隨老媽轉個灣進到小屋，一語不發先躺上床上。老媽問她要不要喝茶，她只搖搖頭，揮手令去。老媽從心眼裏滿透着新鮮，跨出房門想着這人真真整扭，不知那三個姐兒們怎會有這麼個夥伴，板起一張死臉活像個小寡婦。

老媽走了，蘭蔚倒站起來，四下一望兩面牆兩面板壁，這床恰放在靠板壁的一面，板壁那邊，大概就是X等的住室；床上掛一幅帳子，雖舊而很乾淨，淡紅花布的被褥上放兩個荷葉邊白十字布挑紅線英文字的枕頭一個是 Sweet Dream 一個是 Good Night 但已有些油污痕跡

，和鋪着的白被單一樣，像是久不洗滌。

離床約可放把椅子的地方有張黃木書桌，書桌上一無所有，祇偏左處懸下一盞電燈，燈的亮度，蘭蔚覺着要比自己家中的那點點泡子至少強上百倍。書桌是兩層的，她用兩指鉤在抽屜鼻向外拉扯不動，顯見上了暗鎖。她本想乘些空閒時間，寫點要說的話，可又找不出筆墨紙張。低頭坐在桌旁小方凳上閉目默思了一會，睜開眼來，睛珠被強烈電光刺得發花，她這時自無須乎明亮，忙起身找得機紐將燈關住；那天邊的半個上弦月便由窗間射入，恰對着屋內牆角高堆着箱籠什物，映成一個猙獰模糊的影子倒在地下。蘭蔚却並不怕，正以為如此才得痛快，索性跪到桌上摸索着打開窗戶，撲面吹來的寒氣使她打個冷噤。然而究竟不過十月初，小陽春甫經開始，她身上的厚布衫加以胸中熱血沸騰，還可以抵擋得住。伸出頭去，昏暗的月光下，街道上依然陰沉，僅有兩三輛人力車在那陰沈空氣裏來往迅速地梭動。

——我一下這麼跳出去，豈不爽快？——蘭蔚正在中心胡思，忽聽門外梆梆敲了兩下，她駭得慌忙走下，門已推開，進來的又是那老媽，手中拿把茶壺，嘴裏連嚷：『喲？怎麼啦？您打開窗子不怕涼？吓我們一跳。』老媽一邊嘮叨一邊扭開電燈，她原想X小姐的朋友縱然脾氣古怪，也不可得罪，特為泡壺茶來獻殷勤，不料更看出古怪的事——黑摸老漆地對着窗戶喝涼氣。

蘭蔚眼瞧着老媽放下茶壺茶杯，關上窗戶，始終不出一聲，老媽嘟嚕着嘴又走了，蘭蔚忙

找得門上的鐵插管將門插住；還不放心，她把小方登頂在門前，更從牆角高堆裏搬件行李放在方登上；然後重新關燈，自己坐在床沿仍然決定要想怎樣才能解恨。

——最初那個可恨的是誰？啊，他死了，死在外國了！該死，該死，我這裏眼巴巴地望他，他却和外國女人接近，還不該死？祇恨那洋婆子不知是什麼東西，可恨可恨！……

——第二個該是小陳了，哼，小陳這沒有良心的！不，最可恨的還是顏明澤，她把小陳活生生地奪去。顏明澤呀！你這好朋友！……

——以下呢？袁婉筠是我的妹妹，李耀宗是我的——痛快點說，就是小姨子偷姐夫，嘿，好本領！好心術！多不要臉！祝你們被土匪亂刀分屍！——

——翰清，王大哥，不必想他了，他自己說與他同睡過的女人至少有一百個。這百多女人都是該槍斃的，連他那黃臉婆也算上，能讓翰清自當劍子手，我大模大樣在上面作監斬老爺，嗯，這才出氣！——

——還有誰？我那胖黑子的博士！博士是講博愛的，他的名聲太難堪了！不過朱梅雨還什麼能耐作他的太太，博士撞掉她，活該活該！——

——女人都是些口蜜心劍的動物，專門在世界上引誘男人霸佔男人！試想沒有楊玉君，宋國強就是我的；沒有褚貞侯，汪璧是我的，朱景閣也是我的；沒有明澤婉筠朱梅雨以及一切妖女人，難道陳文珏李耀宗章斤琛王翰清不是我的？女人呀！我幹嗎也生做女人？對對對！這世



界上有男人就不應當有女人，有女人就不應當有男人。天哪，怎不教女人同歸於盡！——

在一綫月光下的蘭蔚就這樣儘坐着拼命地幻想，有時牙齒咬得格格地響。她大概還是早上喝了點稀飯，直到現在不知道肚餓不知道口渴，一心一意要等半夜三更，用他懷中的武器，把這世界上的女人轟炸個粉身碎骨。

『嘻嘻，呵呵！……麥克唐納真不錯——你的那位今天破費不少呀！……』不知是什麼時候，一陣由遠而近的高跟鞋踏着地板的聲音，夾着貴州土調的笑語陡然傳入蘭蔚耳中打斷了她的幻想，告訴她那三位同鄉正從縱情享樂的熱鬧場中回來，顯見彼此笑談着還有餘興。蘭蔚便很機警似的躺下，上身帖靠着帳子的板壁，盡力使用耳鼓的機能細細往下聽：

『喂，小李媽，睡死了！快來開門捻燈。』這是X提高嗓子大發其脾氣。

『回來啦，夜晚很涼，沒凍着罷？』語音有幾分巴結的味道，大概就是那慣好賣弄的老媽，一面在開門了。

『凍着？我臉還發燒哩！』燈兒一亮，四人陸續進屋，不知是Y還是Z的答話。

『喲，可了不得！您又喝酒啦。怪不得敲十二點那會，我們起來等不着人，敢情着完電影吃小館，您可別再像那回喝醉啦喝貴妃醉酒，招大家夥直樂，連舍監……』自然又是老媽的貧嘴，可她底下沒有說完，就聽X跺腳大嚷道：

『舍監算什麼？我們怕舍監？笑話笑話，現在正是我們出頭的日子，那些在軍閥跟前討好

獻媚的婆娘，忙不替我一個個滾蛋！」

『您先別嚷，我的好小姐。』老媽忽而又放輕聲音，『您的同鄉方，不，袁小姐，人家在那邊睡覺啦。』

『我們走開，袁蘭蔚真來啦？小心點，她是個瘋子！』這次蘭蔚分辯出來，是乙說的，不由緊咬住嘴唇。

『瘋子？有點像有點像，瞪着兩眼傻瞧人！』老媽緊接又說出一大套，除隱沒她自己所講的話外，滿是報告蘭蔚似瘋非瘋的行動。蘭蔚懶得再聽，忙在暗中脫去鞋，擺好枕頭，掉過身子，將被掣開，蓋上屏息不動，閉目假作熟睡的樣子。

其實，無須乎蘭蔚如此小心，酒醉後的X等決不會破門而入察看她的動靜。不一會，隔壁的聲音便靜止了，大約X等疲乏之餘，各自擁着被兒睡熟了。蘭蔚摸摸懷中的武器，想着：『該到動手的時候了；女人就是一般浪蕩女子發源地，自己能把這發源地毀掉，不但報仇解恨，對於世界萬物也爲一件最大的功德；這自然不是拿出手段振作精神來幹，鬧個轟轟烈烈，所謂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在以往的歲月，別人總說自己是個弱者是個瘋子，正好借此一舉，拚個你死我活見見強弱高低。——她腦內脹滿了緊張的血流，心中却有無限的暢快，儼然已爲最後的成功者，世人都在她腳下頂禮膜拜。她終於忍不住打了一個大哈哈，隨後那四匣火柴便由她袋內取出，她坐起來摸索着——抽開，完全傾倒在腳後靠近帳圍的地方，祇

取一根檫燃，猛投火柴堆上，「刷嗤」一聲，銀花四射，那洋布帳圍便高冒火光。她心慌不忙，仍自躺下，闔眸雙目瞧着這蔓延的火勢由下而上由左而右彷彿活的一般，非常有趣。但祝融先生是向不留情的，漸漸放出炎威逼近她的身邊，開始不過像緊傍火爐，渾身有些發熱，不久便覺腿腳疼得生痛，她畢竟不能繼續安然高臥的狀態，隨身滾下牀去，一連在地板上又是幾滾，身上纏裹的被褥和衣褲，幸得這滾的幫助，火光才離開她。可是床上熊熊的火焰越升越高，越高越亮，強烈異臭的濃烟，時時刺入口鼻，使她忽而感覺死的淒慘就在眼前，不由得不出聲：『我的娘……娘……娘……我的娘！』人在危難的時候才想起父母來，她除了喊喊娘外，還能向誰哀告呢？

然而袁太太此時正在遨遊乎夢境，怎能得知她的女兒闖下了滔天大禍？倒是一泡急尿逼醒了對面洗澡房內開住夜的小李媽，她正坐在洋磁馬桶上痛快淋漓的當兒，忽聽『娘呀媽呀』地鬼哭神喊，嚇得猛一冷噤，當時她也顧不得小便完了未完，便立起身來。這洗澡房在三年前會吊死過兩人，她回想起來毛髮俱豎，提著褲腰跑回內間沒命似的把她同伴夥伴外號王大娘的亂推亂揉。偏偏這王大娘熟睡如泥，任憑怎樣擺佈她祇是東倒西歪。而小李媽耳中聽到的鬼叫又越來越真，似乎吊死的無常簡直就在背後，她使勁在王大娘胸前捏了一把，王大娘才嚶啞一聲睜開眼睛，朦朧中罵道：『呸！你這小騷貨，深更半夜都不安閒，纏我幹嗎？我又不是你乖乖人兒——樓下大司伙。』這一罵反把小李媽壯起胆來，她笑着搖頭說：『別亂嚼舌，你聽聽是

什麼人哭？」王大娘到底上了幾歲年紀，一骨碌就起身下牀，嘴裏嚷着：『不好不好，這聲音明明打對房出來！對房你不是說住下一個瘋子？別是這瘋子鬧出亂子？』小李媽，被她提醒，兩人將澡房所有的電燈一齊扭開穿出門，那對面屋內的火光從上邊玻璃門窗透出，看得清清楚楚。小李媽頓時提起尖嗓子大喊走火，王大娘却一手按叫人鈴，一手拚出渾身氣力推打走着火的屋門。

不消十分鐘，便驚動了女大樓上樓下的全體人員，幾十位女生從好夢中醒來，個個手慌腳亂。尤其是X等三人，見從火勢已經隔室燒入，顧不及再穿衣裳，裹着被子開門跑出，吁吁地喘成一團。這時十幾個男聽差奉命總動員，推開房門拖出一位已經閉過氣去的小姐，然後架起噴花的水龍，接上水管，一陣亂射，幸虧人多手衆，等那市內消防隊趕到時，祝融先生好像體念地大物博的中國，祇有這麼唯一無二的女子大學，他不願担負蹂躪女性的罪名，早就棄甲曳兵而走，祇攬去半間寢室，算是小小的示威。

但人們終是幸災樂禍的，第二天大街小巷里便聽報販子嚷道：『看呀，看好新聞，看女大失火，烤殺鴨屁股的新聞！』

### 三五 離奇的口供

報紙上這樣標新立異地記載，雖然爲着聳動讀者的聽聞，可也並不是漫無根據。在那夜女大寢樓火焰已被撲滅的後半點鐘，有個專門採訪社會新聞的記者在場刺探，正值區署的巡官長警，追究肇事根由，很多人在樓下會客室裏圍着剛剛蘇醒過來的蘭蔚，你一句我一句非正式地討論。

『你不是這學堂的學生，怎麼會住在寢室裏？』巡官的發問自然頗有道理，但這時的蘭蔚祇咬牙切齒橫眉鼓眼，休想她回答半句。

『她是個瘋子……』奉舍監命令作證人的小李媽剛要往下報告，X小姐却搶先道：『她往常雖瘋，白天到學校來和好人一樣。因爲一則同鄉的關係，二則她講會館的住房塌了，到此借宿兩夜，我們留朋友本是常事，難道這點人情就不肯作？我們雖隨口答應了，但她隨後又說出去一踏再來，我們也臨時發生他事出校，直到夜深十二點才回，她已經熟睡，門房以及舍監老媽們怎樣把她放進來，我們可不能管，這是舍監的責任。而且火究竟是否她故意放的，她不承認，誰也拿不出證據，不能說她住在房內就是犯罪，更不能欺負一個神經失態的瘋子輕易加以罪名，使我們朋友爲難。』X小姐表面是爲蘭蔚辯護，實則她要脫却自己的千金干係，統總往舍監身上推。舍監素來懦弱，悶在旁邊無話可說，祇希望小李媽作點好事，指出一兩件真

邊實據。偏那小李媽也不敢得罪X小姐，明明檢着兩個火柴匣的空套，却順着說：「瘋子是瘋子，不一定就放火。」

「不一定放火？」蘭蔚半响不則聲，忽而開起腔來：「就是我放的！不信，再放給你看看。」她說着猛從地下站起，面對小李媽張開嘴一陣冷笑。

「那麼你幹嗎要放火？用什麼東西燃點的？」巡官肚裏固然明白瘋子確是個瘋子，自也少不有此一問。

「你審問我？你不配！」蘭蔚歪着嘴扮出十分難看的怪樣，這會客室裏的男男女女便不約而同地引起一陣鬨笑。巡官也笑着改喚口氣道：「袁女士不是審問你。大家都嚷你有神經病，你既承認放火，其中必有原故，我們好替你担代担代。你是恨這學堂還是跟誰過不去呢？」

「恨誰？恨我自己！恨我自己剪頭髮！自從剪了頭髮我就變了。嘿！真會變，比孫行者還能變，第一變是牛頭馬面，第二變是小鬼判官，第三變跟大家一樣變成鴨子屁股。鴨子屁股沒有一個好東西，所以上天大帝賞我一千盒取燈，命我來此放火。」蘭蔚且說且表演出手之舞之的姿勢，大家却越聽越禁不住笑的支配；直笑得男的前仰後合，女的花枝亂顫。

X小姐等這時祇有嘻嘻哈哈的分兒。舍監偷着瞧瞧她，她也暗地報以不屑意的白眼。舍監鼓出十二萬分勇氣說：「在學生罷課期間，我是不負寢室的責任，好沒來由招來個放火的瘋子，幸而僅僅燒燬半間房，沒有鬧出大禍，同學們看應該怎樣辦吧？」

『怎樣辦？警察不在此地嗎？難道還不會把瘋子帶走？你不負責任，叫我們負責任？笑話！』X仍自不服輸，嗚嗚地發脾氣。Z知道事實俱在，儘和合監爭辯無益；忙挺身出來調解，說這事出人意外，只能埋怨大家一時的疏忽，並談不上責任問題；好在瘋子跑不了，她還有他的母親，警察當然會把瘋子帶去，她這樣胡言亂語，也不能就算定案；以後該怎樣處置她，與學校無大干係，最多不過叫老聽差老媽們到警察廳去走一踏說明這個情由，無須彼此爭論。

久在學生積壓之下遇事裝聾作啞的合監，本想借此機會，能把X等帶往區署羞辱一頓，解解胸頭之恨。可是巡官倒被Z的言語所打動，決定立刻就將蘭蔚連同兩個女工——小李媽與王大娘直接送到警廳聽候處置。蘭蔚這時自又恢復了三月以前的狀態，婉言開導，她是一概不理，結果被幾個警察五花大綁，網在洋車上吆吆喝喝如待殺人大盜，而她在街上還不住口地呼喊『燒啊！燒啊！燒不死的女人啊！』於是那善於加味之素的記者連夜向各大報館報告，造出一條聳動社會極有趣味的新聞。

因為半夜裏貴州館無人看管電話，以及兩處距離不很近，地面管轄的區署又不相同，所以袁太太直到第二天清晨才經同館人看了報上離奇的紀載一字一句念給她聽，她更親自跑往女大問明大概情形，不由冷下半截心腸，失悔昨夜不該大意。但事已至此，女大的號房又百般對她申斥，說爲了她的瘋女兒鬧得全學校的人大半夜不得安睡，問她爲何放出瘋子來害人。袁太太

心一橫，想着：——算了罷，女兒這樣連三連四地折磨自己，自己也是快死的人了，怎麼受得住？那次無緣無故關到警廳還費陳文珏很大力量才放出來，這回竟鬧出放火燒人的大禍，再找誰去救她？祇當她已經死了，她真個死了。自己難道陪她到棺材裏不成？隨她去吧，隨她去坐牢吧！當爹的不管不問，當娘的就天生注定跟她活受罪，實在太委屈了！——

袁太太雖然這樣想，究竟女兒是親生的，忍不住眼淚一串珠地落下。然而同鄉們的嘴臉，爲着幾個錢的份上，她都看够了！真個這叫她去求那個爹爹拜那個奶奶呢？她喪魂落魄似的走回貴州館，門前早來了三五個好事的訪員，正圍着李駝子「打破沙鍋問到底」刺探爾虞平素의 行動。

李駝子平生最恨兩種人，一種是丘八老爺，一種就是訪員先生。丘八自不用說，對於訪員之所以厭惡，他却也有道理。因爲他能看見的報，滿篇全是些姦拐竊盜殺人放火的紀載，他認爲報館的先生們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本領，這種人在他眼中好像煞神，誰惹着誰就倒霉。今天偏偏該他白虎臨頭，連續不斷來了好幾個魔王，有的橫衝直撞而帶煞氣，有的嘻皮笑臉假充善人。李駝子抱定主意，不管怎麼問，總是回答一個不知道。訪員先生們那肯相信，逼着他糾纏不休。駝子面紅氣促，急忙中正無辦法，恰好袁太太回來，他如同顧到救兵，嚷道：「先生們別纏我了，這就是袁太太，袁小姐的母親。」

訪員們登時轉變方向，紛紛搶着向袁太太脫帽鞠躬，這個說「老太太，您令愛小姐的事不



算什麼，您先不必乾着急。」那個道：「我們報館裏却帶您小姐的忙，所以來問您前後的詳細情形。」袁太太這被雜亂的聲音，吵得格外糊塗，張嘴結舌地儘對他們望着，不知要怎樣回答；半晌才說出四個字「唔唔，謝謝！」訪員中更有乖覺的，便乘此提議門前不雅觀，要求袁太太帶往室裏談話。袁太太尚未答應，李院子却插口道：「會館住的女眷很多，先生們這可使不得。」袁太太太彷彿被他提醒，連忙搖頭摆手，又來了幾個「唔唔！」訪員有的竟沉下臉來指着李院上，面大罵什麼東西，「渾蛋王八蛋！」，一面揮拳擦臂，頗有預備搥人之勢。院子也不示弱，居然還敢挺身上前，想試試煞神們究有多大的能耐。雙方相持不下，眼看院子就要挨棒的當兒，門前響聲嗚嗚的喇叭響，停住一輛漂亮的汽車，車中下來一個衣冠整齊儀容修偉的人。這人儼然派頭很大的，進得門來，先捫院子，頓申斥，再向訪員們輕蔑地瞭了兩眼，然後對袁太太道：「您怎麼這時候？還有功夫站門口看閒人打架。」

袁太太望神一望，竟是好久未見的內姪王翰清，不禁失聲道：「啊呀，你什麼時候回來的？人家說你闖了，當真不錯，白胖白胖地發福得多。你這一來，你的表妹有了救星了，阿彌陀佛，請天謝地。」

翰清微笑着，示意走到裏面再說，兩人便各自進去。剩下幾個訪員先生莫名其妙，反又絞臉色來。教院子這人究有多大來歷。院子雖認識王老爺當年確曾聲勢威嚇，可近來也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麼寶藥，不過心中正沒好氣，隨口就編排說：「你們有眼不識泰山，這是當今我們

貴州總司命的大兒子，眼下就是黨部的大委員。」這般訪員本是些下三濫沒出息的東西，並非真正清高的記者，原想借此敲敲竹槓，忽聽說委員兩字好比聖旨一般，面面相覷了一會，悄悄地各自散去。駝子心頭大快，忙跑出門去，和那汽車夫拉閒話。

在裏面，當翰清和王太太經過東跨院時，翰清還以為仍是袁家舊居，舉足剛要轉灣，袁太太阻止他道：「我們現在更窮了，不住在這裏。」說着把他曲曲折折地引入假山石後的洞府。翰清見這小屋兩間，狹隘污穢，恍然記得是十九年前更夫的安樂窩，想起當初袁家的氣魄何等偉大，而今落得如此下場，不由引動同情的感慨，心中暗暗的嘆息。袁太太兀自要上山去煮水泡茶，翰清一連搖首請她不必招待，說自己因公北上，不到一星期，今天看見報上的記載，很替蘭蕪傷心，不料竟病到這樣程度，他自己應負相當的責任。當下因為公安局——就是警察廳裏有熟朋友忙打電話去詢問情由，別人講過才問過一次，學校女工極力證明她是有意放火，她自然隨三倒四，亂說瘋話；不過非常奇怪，她若糊塗，如何能想出火燒女人的主意；她若明白，怎麼又一切承認，毫不隱諱。

『她昨天出去好好的，一點都不瘋，難道又沖犯了什麼邪神嗎？』袁太太唯恐受翰清的埋怨，先插入這句搪塞話。

翰清此時不願問及其他，繼續說蘭蕪更有離奇的口供：她講她就是目前所傳殺人放火的×黨徒，××黨委她作娘子軍總司令執掌生殺大權，專門制服現代的女人，她不僅要燒女人，

而且要燒女實中，不僅預備燒女實中，而且想把一切女學校完全燒燬，沒有女學校，就沒有聰明的美麗的女人，沒有聰明美麗的女人，世界上所有不平等的現象才能徹底消滅，到那時候祇剩下她一個有知識的女子，願意怎樣便怎樣，甚至可以像武則天作女皇帝。人們聽了雖覺好笑，但看她那種滿不在乎的神氣，又恐怕真受了××黨利用，自然追問她幾句××黨機關在那裏，誰是××黨裏的重要人員。她的回答更爲胡鬧，竟說機關就設在貴州館，所有同鄉俱是黨員，父親是大總統，母親是二總統，她自己是三總統。倒幸虧這樣冷一句藥一句胡言亂語，那公安局的司法老爺沒有派人來搜查，可終歸不放心，已令偵緝隊暗中密探。韓清又說局中即刻就要傳家長問話，這是免不了的手續，所以他來送個信，好在蘭蔚瘋鬧已非一日，鄰居親友俱可作證。她叮嚀袁太太到公安局後，千萬不能承認蘭蔚沒有病，最好說她還是偷跑出去，本人並不知道，別人若問及××黨，更要推脫的乾淨。至於蘭蔚以後怎樣設法出來，俱包在他的身上，蘭蔚不到上海，也許不會病，他是應當負責任的。

韓清說畢從懷中取出五張十元的鈔票，送與袁太太自用。袁太太見他這樣殷勤，忽然想起從前在同鄉花園時他來說的話，不由支吾道：

『韓清！你的表妹瘋了，你還想娶她嗎？』

『哦，……』韓清窘着了；他此次北歸，早已擁有兩位比蘭蔚貌美十倍的太太。他不好意思當面說出便借詞走了。

### 三六 有錢使得鬼推磨

一星期之後，公安局司法處第二科負責審訊蘭蔚一案的科長——那著名的湖南牛，爲盡他的職責，正彙集口供案卷，擬定：『查得該女子瘋症已入膏肓，屢次擾亂治安，前曾飭該女之母領回嚴加約束在案。上月四日，該女復行逃出，竟於是夜，懷火柴混入國立女子大學，乘夜不備，縱火焚燒蚊帳，延及屋頂；幸爲女工李吳氏瞥見呼喊搶救，當經本局消防隊趕到奮勇撲滅，未致成災。旋將該女捆綁帶廳，屢次嚴訊，該女亦自供認不諱。惟又口出瘋語，自謂係×黨要員，情雖可疑，查無實據。查訊其母袁王氏，尙屬誠懇無他，不便多所株連。但該女家極貧苦，其父已近鄉久無音訊。該女雖情有可原，不能科以應得之罪，本局職責所在，亦不敢縱容姑息，再釀他禍。茲按懲治瘋人侵擾治安條例第五條明文之規定，該女子着交本局瘋人院留養，善爲調治。如在短期內完全除根，經本局派人查明後，准予照章繳費保釋。否則逕留該院，終其餘年。餘人李吳氏等無罪，交保釋放。』——這斷送蘭蔚終身自由的批語，送請司法處長核稿定案。照例：在局內像此類無關重要的案件，祇要科長負責，處長略過一口，甚至案情都未看清，就提起筆來畫了結；局長更是如在夢中，僅僅在卷宗後尾，多印上一行名銜。可是此案或許因爲涉及最負盛名的女大，而主犯又是南大的高材，所以局長早就傳諭司法處如何定讞，應由本人親自核奪。處長是十幾年的老人，官場背景，早看得十分透真，猜想其中定有些

鬼祟。他拿着湖南牛這樣認真的辦法，怎敢冒冒失失就早上去碰釘子？當下就一面留中不發，一面便在局長台前，偷窺顏色，暗探口氣。

『局長！袁蘭蕩一案我們很覺爲難，她是個受過高尚教育的女瘋子，輕了我們不敢抵當，重了又怕委屈了她。局長向來是個尊重女權的，特來向局長請示！』司法處長必恭必敬，坐在局長室裏說出這番話。

『啊！你真細心！我已經告訴L祕書，這倒是很有趣味的一件案子，對吧？哈哈！』局長莞爾笑了。

處長這才像吃了空心丸，馬上便到祕書室去見L祕書。L祕書在局中可算得第一個紅人，就是總務處長也還要讓他三分；別的小職員更不消說，當着面誰敢不盡其脅肩諂笑之能事！祇有湖南牛等一般有老資格的，背地裏叫他聲姨舅子。這三字是否挖苦他因裙帶而尊貴，不過拿妹子的肉體來換烏紗，可就沒有什麼書籍可考了。

當下司法處長將L祕書請在無人之處，先灌了一頓米湯，無非說他『品貌好，學問高，經驗宏富，官運亨通，大有榮任局長的希望。』——這套再肉麻不過的馬屁話。等他眯着眼睛，張着嘴，得意洋洋的時候，處長扮個鬼臉拍拍他的肩膀道：『祕書爺，女瘋子這一案，聽說您很撈了幾個，全聚德的燒鴨子，可要擾您一隻。』

L祕書雖是京油子，遇着司法處長這個衛嘴子，不軟不硬地朦上幾句，正好道破他的毛病

。司法處長在局中的勢力也着實不小，L祕書那敢怠慢，一五一十連吹帶撒慌地說出三分之一的真情實話，他倆唧唧噥噥鬼祟嘻嘻哈哈暢暢快快商量了大半晌。那湖南牛所擬的稿件不會批下，却接着由祕書室傳出局長的手諭□□□□久任司法科科长，勤勞幹練，着調充助理祕書；所遺科長一缺，即由祕書室股員□□□□繼任，此諭。』這條上第一個□□□□。自然是『名爲升官實則降格』以直轄著稱的湖南牛，第二個□□□□又是L祕書之內弟，雙料的姨舅子。這一來直把湖南牛氣得五內皆裂，立刻掛冠而去；據傳說他後來投身××黨作了「殺人不眨眼」的好漢。

湖南牛離開司法處科長位置的第二天下午，公安局門前來了一輛簇新的汽車，裏面坐着一位老太太，和一位翹着八字鬚鬚的大人。那大人和老太太並不下車，僅僅由跟車聽差送進去一張寫有幾個字的名片。不一會，便見兩三個警士左右挾持着一個呼喊跳蕩蓬頭亂髮的女犯從裏面吆吆喝喝地走出，把女犯強行按入車中。那女犯頗奇怪，彷彿對那大人有什麼特殊關係，兩人一照面，她瘋鬧的行動頓時停止，嗚嗚幾聲，那輪汽車就風掣電馳而去。招得街上來往停足的觀衆，頗有些莫名其妙；不過由警士口中偶而聽到一言半語；說那女犯姓袁，就是放火燒女學堂的瘋子，車中老太太是她母親，那位大人是她親戚，因爲與局長有交情，所以特來將她保出去。警士口中所述如此；新任司法處科長處置袁蘭蔚一案，却與舊稿大不相同，寥寥批上幾句，是『查該女子神經既失作用，無庸懲辦，着即交保釋放』。一般小職員們，雖覺局長處長

太不公平。爲一尋常案件竟將多年幹員降置閑散，顯見其中另有情弊，然而究竟何以如此顛倒，也就非他們所能揣測的了。

實在，若說局長受了誰的賄賂，未免太冤枉了他；說工秘書暗中貪贓，其他自然積案累累，這件事他倒貼了不少的小費。但這幾個人通同作弊，也是賴不脫的，不過他們被翰清略施巧計，要了一下。得着物質上的便宜的却是工秘書的姐姐，局長的第三位夫人。翰清呢？據他對袁太太吹牛說捐在瘋人院的一筆款子就是兩千地大洋，旁的運動費還不在內。可是局長三姨太太在翰清手中接過來的僅有一千元，而且前後還陪他住了三夜旅館，也只算得纏頭的報酬而已。

翰清認識局長的三夫人，遠在兩三年前，那時她還是天津二等班裏初出茅蘆的嫩姑娘，芳名寶翠，翰清常於應酬席上遇見朋友，叫她的堂差，逗着她開玩笑，並不把她當作有出息的信人。寶翠雖想拉攏上王老爺，可她自知姿色不能壓倒當時的四大親王，祇好悶在心裏吃寡醋。而今，却是大大不同了，所謂時來運轉，她竟能嫁得一個勢位富厚的大局長，不但局長家政須聽她一手掌管，局裏公事，她也可有權包辦。翰清於蘭蔚聲事的前幾天，無意中在公園裏與她狹路相逢，翰清腦府裏早沒有她的印像，祇看她裝束華麗，不免瞞了幾下眼風。那三夫人一雙特具的眸子，本能一面識人，何況翰清又是她曾經羨慕的貴客，那會就忘掉呢？富貴驕人，人之常情，女子更格外來得厲害，猛睹當年的王老爺好像已沒有從前那樣闊氣，不過白白

胖胖地還很可愛，比起局長皮色黑粗滿腮鬍子的怪樣，實在令他芳心裏有些搖動。於是靈機一觸，扭扭捏捏搶在翰清的前面，吐出清脆的聲音道：

『喂！您不是王大爺嗎？喝，想必您更闊啦，才一兩個年頭就不認識我啦？』

『哦哦！我當是誰，原來，……』翰清從聲音裏猛然想起來，但他何等垂覺，看樣兒人家已從良了，以前種種不好意思再說了，連忙笑道：『原來是劉小姐，比從前更風頭了，使我當面不敢認了。現在是太太了吧？我還不是這樣沒落，太太別見怪也別見笑。』這話是既恭維而又抱歉，正中三夫人的心意；她以為王大爺確切沒落了，似乎報了一個大仇。她原與局長立下三章約法，可以聽她在外自由交際；當下喜孜孜地堅請翰清在柏斯馨座前喝茶，把她如何走紅運，如何嫁與局長；又如何有錢，如何有勢，自己更如何能壓倒一切，如何能執掌大權；得意洋洋地向翰清說個不休。

她說了半晌，翰清也就接着贊不絕口，無非恭維她有福氣有眼光直比一般新女子還強，令人欽佩之至。

『那末王先生現在何處作事呢？』三夫人臉上一得意，馬上轉問到翰清的身世，而這話味道格外不同，大有我憐范叔的感慨。

翰清心想這幌子好大口氣，按自己從前的在北政府的官職倒還不能壓倒她的丈夫；現在混到南政府裏，一個全省煙酒局長實缺之外，更有四五處總指揮部顧問參議的虛銜，論地位早在



公安局長之上，真是不足為奇。但他久經世故，頗不願在一個女人面前空口擺闊，只笑着回答小有所差是糊口。三夫人聽畢更為高興，一面假意替翰清抱憤不平，說些明是安慰憐惜，實則刻薄揶揄的話；一面就呼喝茶房，預備幾樣細點精肴，小作東道。翰清始終是微微含笑，毫不客氣地撥了一頓。等待夕陽西下，兩人緩步走出園門，三夫人正要動問翰清欲往何處，打算用汽車送他；却見一輛寬大高敞的汽車已嗚嗚開到他的面前，比起自己的那輛，實在漂亮得多。

三夫人不由一怔，她心中想說的『這車是你自備還是租用的呢？』尚未出口，祇聽人家隨車賤笑道：『局長，王憲兵司令打電話催過三次，局長還去不去？』她這才相信王老爺比從前還要闊，別人是故意和她鬧着玩哩。隨後又聽翰清吩咐說這個應酬免了，沒有多大關係，說着轉頭向她笑道：『一天到晚十幾個應酬，太膩了，而且總是吃中國菜。您要沒有多的事，我應該回敬，我們到攝英用晚餐罷。』三夫人雖覺這是翰清的報復，可誰叫自己找沒趣呢？而且人家那樣氣派，她不知不覺改了念頭，很想借此聯絡，看看翰清究有多大勢力。於是隨口答應下來，這夜她倆在攝英一夕晚餐，翰清有意無意地就他現有官職再吹上幾句，反把三夫人招得暗中失悔如何自己如此下作嫁給芝麻大點的官就那麼不知高低。

在翰清不過一則因她目中無人，再則對於女人總抱定「耍弄玩」的主義，所以肯騰出時間，下些工夫和她鬼混。却不料幾天以後就有鬧鬧的事件發生，翰清那日在貴州館與袁太太說話

的時候，忽想起試試這局長的愛麗——三夫人究有多大力量。他從貴州館出來，馬上到北京飯店開了一個特別房間，打電話把她約到飯店裏談話。三夫人真個設想週到，居然汽車不坐，特意雇輛洋車，悄悄地來應密約。等待翰清使出激將計，說明蘭蔚被拘經過，要她幫忙，她熱烈的情緒大為失望。但自己曾向他人吹過大氣，這場閒事不好意思不管；可她總覺王老爺闊綽異常，若得不着精神上的安慰，那末就不能不求物質上的報酬，正好重重地砍一下斧頭。三夫人小心眼裏一轉，抿着小口笑道：『我當王老爺有何大事見教，却原來是件不相干的小事。這有什麼難，叫我的兄弟來囑咐他幾句，明天把人放出就是。可有一宗我的兄弟不像我，他是認錢不認人要錢不要命的祖宗，王老爺需要破費幾文，使他高高興興。』

翰清不料這女人如此厲害，竟能當面敲起他的竹槓來；他本預定為蘭蔚花幾個運動費才得安心，於是滿口答應，三夫人也就立刻找來她那位令弟——L祕書。經過她的介紹與一番說明之後，不待L祕書開口，她又接着神氣十足地說，王老爺慷慨好義，我們從前的交情很厚，你不能幾千整萬地胡要，好在算不了麻煩的事，辦得漂亮，王老爺手把地錢包在姐姐的身上，你就痛痛快快地去辦吧，姐夫面前有我，不怕他不肯。『L祕對姐姐的懿旨，奉若神明，察言觀色，心中早已透亮，順口稍為客氣幾句，便故意把蘭蔚的案情說得很兇，按照法律，至少也監禁十年，他試向同事間代為運動，但不能保險就能生效。』

翰清見這雙姊弟一唱一和地借端敲詐，再者三夫人臉上堆着尷尬的神氣，他眉峯略皺計上

心來，毫不猶疑地回答說：「把塊錢是應當送的，祇要蘭蔚能出來，他再多花些也情願。雙方議定，」L祕書坐了不久便先走了，剩下三夫人，翰清忽然放出手段，堅留他多談一會。不知他們怎樣談法，從這夜起，三夫人一連三天，白天總在公安局裏纏着局長撒嬌，說放火的瘋姑娘是她朋友親戚的親戚，決不能送到瘋人院；而晚上不是張家請她打麻雀，就是李家請她打撲克，害得局長大人到第三公館撲了三次空。

第四天嚮午，三夫人還在北京飯店特別房間的合歡床上和翰清並頭呶語，捨不得穿衣起身，她的親信娘姨忽打電話來，通知她局長已急不可耐，今夜無論如何必要回家。而L祕書所辦的勾當也在這天下午大功告成，特派急足與他們送信。翰清錢雖用了，人也玩够了，一夜三百三十三元三角三分，在四大金剛芳閣裏，也少不了這個開銷，堂堂大局長的愛寵甘心送上門來，她還不心滿意足嗎？你說他原意本不在此，祇是附帶着報復報復，顯得大爺花錢而不冤；露水姻緣，實在並不想什麼天長地久的。但在三夫人的芳心，却是相形之下，此長彼短，頗覺戀戀不捨，殷殷地約訂後會之期。翰清臨到這個關頭反倒有些厭煩了，半開玩笑似地說：「難道妳每月幾千幾萬不夠用，定要我來奉送花粉費嗎？」

「沒良心的，誰要你的錢？……」三夫人拾起葱指戳了翰清一下，正待往下敷說，忽想起早知如此，不應該在頭一夜就收下他一張支票，好像自己簡直變成瞎門子了，這是什麼話？一轉念間，又覺反正沒有關係，改口笑道：「錢是給我兄弟的。至於我，除了你王老爺，別說一

千塊，一萬塊十萬塊也不能粘粘我的寒毛。」

『對對，三太太真是好人；承您的情，事已辦妥，咱們的交情，別人當然不會想到的。就算如令弟所說，錢是捐了瘋人院吧！』翰清毫無顧忌地打起哈哈來，彼此注視一笑而罷。於是再過一天，翰清便約同袁太太坐了汽車把蘭蔚接回去。



## 第十章

孰為知己熱情和淚訴  
何以慰卿輕吻證神交

## 三七 嘻嘻嘻嘻聳肩苦笑

「蘭妹！你該認得我吧？我是誰？」在汽車中蘭蔚鼓着兩隻眼睛愣愣地直向翰清轉，翰清心裏一陣難過，顧不得袁太太在旁，緊緊握着她一隻手儼然就像是她愛人似的，很溫柔地問她。

「嘻嘻嘻嘻……」蘭蔚兩肩聳動，她所能答覆的，只有這滿臉的苦笑。翰清對於打人罵人的瘋子雖也見得不少，而像蘭蔚如此之特別，他還是第一次發現。連問好幾聲，蘭蔚都沒有回話，而惡狠狠盯住他的神情更顯得萬分迫真。越是這樣，翰清越覺得內疚神明，他想像蘭蔚不但認識他，而且將昔日所受他的玩弄凝聚在一雙死呆的眸子裏，對他作良心上的懲罰；頓時使他如針刺股，如若在背，若非礙着袁太太的面子，他直要伏在蘭蔚懷中儘量懺悔求她的原恕，然後再相抱痛哭一場。這一剎那間，翰清也祇能低頭無語，倒是袁太太開口了。

「阿蘭，你不想你王大哥嗎？王大哥眼下就坐在你旁邊。王大哥更是升官發財了，爲你用去一千多；莫要傻笑，王大哥問你，你說話呀！」袁太太一邊說一邊用手推動蘭蔚的頭；蘭蔚

又把肩頭一聳，嘻嘻地一笑才轉過眼光，不再去盯視翰清。翰清心下稍安，而汽車便到達貴州館門前了。

袁太太手挽着蘭蔚下車的當兒，蘭蔚還回過頭來望望翰清。翰清原意設法將她救出，即爲責任已盡；自己不願再進到貴州館，多添麻煩。然而此情此景不容他忍心而去了，也便緊跟着走下，隨她們同入到那淒涼滿目的山洞。冷冰的寒風四處襲來，遠不及汽車內緊密的空氣。袁太太究竟上了年紀，身軀有些瑟瑟的發戰；翰清向來飽煖已慣，雖是初入嚴冬也覺支持不住。唯有蘭蔚身御薄棉，依然是昂頭闊視毫無畏縮的樣子。

三人進到屋內，蘭蔚好像舊巢重歸一樣，還自仰面倒在她的床上嘻嘻地笑；袁太太看見外間的小煤爐，彷彿得了性命，不但自己把兩手在爐上亂搓，嘴裏直嚷『好冷的天氣！』而且指着旁邊的凳子，要翰清圍爐烤火。翰清一走進來，雖覺暖烘烘的熱氣撲面，可是夾雜着重養化炭的臭味，使他更難禁受；他勉強掩鼻站在門前，連向袁太太擺手，說天氣固然很冷，像這種煤爐放在屋內，實在要不得，對於蘭蔚神經異常的病人，尤其大有妨害。

『你怕煤氣？』袁太太顯出不在乎的神情，『誰像你們家洋爐子汽爐子電爐子，我們十幾年都是這樣過的。』但她話雖說出，看翰清那種極端厭惡的表示，還是立刻將煤爐移到房外，順手又加了些煤球。

翰清信步走入內間，趁袁太太不在眼前，挨近蘭蔚身旁，低頭悄聲問她道：『我是同你

到上海去的翰清，你到底認不認識我？」

蘭蔚嘆味又是一聲笑，而她的頭却連點了兩下。翰清恍恍忽忽地憶起這與昔日海上旖旎的風光一般無二，蘭蔚的聲容容貌，依然是天真可愛。他正想入非非不知不覺嘴已接近到蘭蔚的頰際，外邊袁太太故意加重的嗽聲，使他瞿然地驚覺，連忙回過身來掩飾道：「蘭妹妹身上也太單薄了，你老人家千萬不要大意。」

「蘭，我的乖，聽見沒有？你的王大哥是多麼疼愛你！」袁太太是否有心這樣說給翰清聽，此時的蘭蔚當然不能知道，可是翰清的臉上，終不免有些訕訕然；就在這訕訕然的情緒中，他忽而覺得蘭蔚也許真是爲他得了相思病以至發生變態，而鬧成這着的結果，那麼和她結了婚自然不藥而愈；自己原也有幾分愛蘭蔚，何不再用幾個錢就在北方再來一個金屋藏嬌，了結這段因果呢？」

翰清想着便向袁太太道：「蘭妹妹的病常在你老人家面前恐怕不容易好，你老人家年紀這樣大，還要天天監督她，並且自己燒火煮飯，萬一累病了更是糟糕。長此下去怎麼辦呢？我看蘭妹多半因爲家境困難逼成她的病，好在我這次到北方，大概一兩個月內不會就回去，如果你老人家相信我，我的意思是要蘭妹暫時搬到德國醫院病室裏住，一切用費我來担任。只要蘭妹意識稍微明白一點，以後的事我們再談。你老人家這裏，還可請個老媽伺候伺候，享享清福，三兩地錢的事算不了什麼，我在這裏，家母更常在這裏，應當孝敬你老人家，決不會像家二叔



完全爲自己連父母同胞都不顧。」

『翰清，你真是我們王家大大的好人，唉！他的二舅……』袁太太聽見提到她嫡親的二弟，——一年前走運時代，聲明六親不認，而現在仍然大倒其霉，依舊普訊不通的二弟——她不禁引起心中的感慨：『不用我說了，她早就不把我這個姐姐當作人了，小時候你奶奶多病，我整整抱了他三年，睡覺扁矣，都是我管，而今他成了人，蘭蔚病到這樣地步，沒有看見他幫助一個小錢，想必他是死了吧！』袁太太越說越傷心，爽性咒罵起來，乾枯的眼裏落下兩滴淚。

翰清料想袁太太這幾年的罪，實在也够她受的，自己情願拿出錢來爲蘭蔚治病，正是她求之不得的事，即令說出要討蘭蔚作姨太太，她大概也不會反對；但此時自無須乎當面講明，將來不過讓他們母女住在一起，她既有碗安樂飯吃，蘭蔚在這個環境中難道還爭什麼名義；現在一般新式女子，始終抱定享樂宗旨，甯可嫁給闊老作小，不願陪窮措大作光桿夫人的，真是搬起指頭來數也數不清；關於此點，用不着費考慮，直可一百個放心大胆，決不至發生枝節。

翰清自以爲極有把握，不再向袁太太徵求同意，便喊進他的聽差先打電話到德國醫院預定一間頭等病室；隨即催促袁太太祇替蘭蔚洗套潔淨的衣衫，洗洗臉搽搽髮，就可送她前去，日用衣物都不必帶，說那醫院一切俱全，設備非常週到。

『你當真肯破費，讓阿蘭去住醫院嗎？』袁太太心中似乎還不相信，而問過這句話後，看翰清一連點頭催着馬上就走，又覺得不知要怎樣才好，慌慌張張地接下去道：『啊啊！原來你

到現在還沒有續弦，特意來找你的兩姐妹；阿蘭，王大哥待你這樣好，你懂得不？」袁太太說着走近蘭蔚附在她的耳旁小聲唧唧了兩句。翰清側身對向窗外裝作看不見，却把眼角斜睨，暗察蘭蔚的神情，覺得她還是癡癡地一笑，不能斷定她明白不明白自己的用意。但袁太太叫喚她，她並不反抗。翰清知趣慌忙避至外間，讓她母女關起門來打扮。不多一會，蘭蔚婷婷地走出，布服荆裙，依然當年白晳而紅潤的丰姿。最令翰清驚喜的，她竟能在不經意中從方几上茶壺裏打出一杯茶恭恭敬敬送在翰清手內。雖然茶是冰冷的，可至少也能表現出一二分她對翰清未能忘情的心意；本來天下無論任何冰冷的事物，祇要經情人的妻子摸撫，就會冒出騰騰的熱氣，翰清接過這杯茶，不用說一飲而盡。袁太太至此才想起客來了半天，沒有煮水泡茶，連道自己糊塗；她還待出外張羅時，翰清笑着攔阻道：「老人家不要費心了！兩姐妹肯給我倒茶，喝了這杯，三天都不渴，讓我走吧，天不早了，你老人家今天不必回去，明天下午我再派車來接。好不好？」

袁太太到了這時，早喜得心花亂放，恨不把翰清叫聲親女婿，當然他要怎樣便怎樣，說一不是二，完全聽他吩咐。於是蘭蔚隨翰清同往德國醫院，從這天起，她便改換了一個環境。

據德國醫院著名醫生第一次的診斷：蘭蔚的身體，在生理方面，無論內外各部，不但毫無病狀，且呈現着異常健康的象徵。至有聳肩苦笑以及不愛說話或有時說起來就滿嘴的胡言亂語，俱為心理或精神上的變態。這種變態按醫學原理，完全屬諸神經病，即是神經受了外界重大

的刺激，失去平常有條不紊的作用，而陷於交綜錯亂的狀態，不能支配他的思想或因思想而起的行動。但大概也可分為慢性的與急性的兩種，急性神經病是陡然而來，譬如胆小的人聽見雷鳴放炮，出其不意打個寒噤，神經上就許有輕微的變化；可這其來也猛，其去也亦速，即如最重大的病態是因一時之失戀而得，若能應付他生理的要求，使之重復得到戀的意味，就會立刻恢復原狀。慢性神經病則比較地有時間性，多半因素加而激成最後的變態，譬如種種不如意的事情，積平累月刺激一個人的神經，令他的感覺由呆滯而麻木，由麻木而混亂，那却非經長久順適的環境不能奏效。總之神經病在現代醫學上還沒有絕對的治療法，慢性病症十有八九變為廢物，即有治好的也不是藥石之功，完全靠環境改移的力量，醫生不過可以防止變態神經進一步的興奮，減少病人的苦痛。蘭壽這病已有一年，似乎屬於慢性，但病源根擬韋清所說，既不是固定的失戀，無所謂單純對象，那末最好有位男性和她立即結婚，因為女子超過二十以上的年齡，若強制閉塞性的慾望，而又得不到代替的安慰，也是影響神經的大障礙，常人且不能忍受，何況於瘋子。很多女性的神經病，都在婚後才不藥而愈的，這自是第一個上策。其次，若有男性在她發病時期內與她試行戀愛，飲食起居，一切都將就她，白天陪着她說說笑笑，或同往空氣新鮮的所在攜手散步；一兩月後俟她稍微清醒，然後正式結為夫婦，再休養若干時日，不讓她對內對外有所拂逆，也還不失為中策。不然的話，至少必須有位同性的女朋友，完全犧牲一年半載的長時間，作她日夜的看護人，或者逐漸可以促成她的省悟，但這就更少把握，祇

能算作下策了。

翰清聽醫生診斷的意見以及所說的三策正和自己心裏想的大同小異，暗中頗為佩服，當面也恭維了幾句。不過他問醫生假若有人實行上策，是不是能保證蘭蔚的變態立即消失，而且永遠不重再犯，醫生却回答按理或者可以，但天下的事不合於常軌者太多，絕對的把握任何人都不能保證。因此翰清為慎重起見，認為馬上就與蘭蔚結婚，萬一她還是癡癡癡，豈不落個人才兩空？甚至受社會種種的非難，不知者竟疑惑他害了袁家的女兒；幾番考慮的結果，翰清決定試行醫生的中策，反正自己此番北來，所謂調查禁烟狀況的任務，只須酒筵應酬，接受別人的饋贈，大包洋錢成摺鈔票直往腰包裏放，此外是一無所事；借著白天大半空閒的時間和蘭蔚逗逗風情，豈不有趣？所以他自蘭蔚住院的第二天起，每日自早九時至下午五時，總不離蘭蔚的左右，並向醫生非正式地暗示此意，得着特別許可處處方便。

在蘭蔚、四五年來的生活除去幾個寄人籬下的短時間期，幾乎無日不感受窮苦，從前尚能自知力自振作，拚命在窮苦途中奮鬥，希望找出一條光明的道路。自從瘋癲以後，不用說家境更為窘迫，袁太太每餐只能供給她兩三碗糙米飯和一兩碟青菜，然而她的飯量反比昔日加增，味覺也好像常人一樣，偶遇袁太太多借到幾個錢，高興起來買些魚肉，那她就更吃得凶，不加以禁止，簡直她沒有停碗放筷的時候。進醫院來，當然彷彿由地獄而升天堂，住的最優等房間，睡的有舒適的銅床，坐着有綿軟的靠椅，地板光滑如鏡，牆壁潔白無痕，熱氣管溫度適宜，

直是三春天氣，毛衣一襲輕鬆自在；而那吁寒問暖的看護女士一忽兒送碗鷄汁，一忽兒又送杯牛奶，進餐時節，尤其肴饌豐富，飯菜俱佳；這樣體貼備至貴族式的衣食佳，就是毫無生氣的白癡也應覺得舒服，何況蘭蔚有時還清清楚楚，怎能不懂這是快樂的享受？

翰清依照醫生的囑咐，在開始的幾天，須讓蘭蔚對於新的環境自起感應，她不說話，看護人寧可裝聾作啞，決不可先向她兜搭半句，以免牽動她尚未想到的情緒。因此蘭蔚有時嘻天哈地，翰清也報以微微的笑容；蘭蔚沉悶着不言不語，翰清只靜靜悄悄靠在樓上吃他的烟看他的書報。翰清自己尙且如此，對於愛講廢話的袁太太，更其借重醫生的言語，乾脆預先恫嚇他見面不得聲張；她僅於第二日到蘭蔚所住病室門前探頭望了一下，就被翰清強迫拉走，並且請她暫時放心，未得本人通知及醫生許可，千萬不能私自來訪，否則蘭蔚的病假若有個三長兩短，人家醫生不負責任。袁太太嚇得好似圓光請神一樣，把醫生當作菩薩化身，翰清也不失爲大貴之體，他們的話，那敢不聽？單個躺在家裏自享安閒清福，等候翰清的佳音。於是前三天內，蘭蔚房子只有翰清陪着她，兩人面面相對大演其啞劇。

第四天上午，翰清剛進病室的門，脫去外邊大衣，還沒有顧及轉頭看望的當兒，就聽見蘭蔚居然開口了：

『你怎麼才來呢？昨天夜裏幹嗎又不見你呢？』兩句話說畢，她雖還帶着嘻嘻的尾聲，可在翰清的耳中，已算是新奇的發現，怔了一怔才答道：

『蘭蔚你認得我呀！我是誰？你又曉得這是什麼地方？你在這裏作什麼呢？』

『嘻嘻，誰不知你是王翰清？嘻嘻，你何必問？嘻嘻，這個地方是醫院吧？嘻嘻，不是我送我來的嗎？嘻嘻，真的，我既不頭疼，又不肚子疼，你送來是什麼意思？嘻嘻，這個醫院倒很爽快，他們不會把我趕走走吧？嘻嘻……』蘭蔚一句一個嘻嘻，倒使翰清忍不住笑起來，他乘勢坐在蘭蔚的牀邊，蘭蔚竟毫不羞澀地隨身倒到他的懷內。

『蘭！我愛你哩！』翰清情不自禁撫摩着蘭蔚的頭髮，驀然在她臉上親了三四下，而蘭蔚還是笑得格格地。翰清故意道：『蘭！你愛我不愛我？假若你愛我，你就點頭不許傻笑，你不許縮肩；再傻笑，我就非開。要知道送你到這醫院裏，不是爲你頭疼肚子疼，是治你的笑。』

『嘻嘻……』蘭蔚頭雖亂點，肩也不縮，而她的神經確已不能制止她的笑聲，她似乎是以笑代哭，充分表露她熱烈的感情。翰清如此對她親熱，更使她狂笑不已，笑了一會她又像極其沉痛地說：『王大哥，我記起來，前年你將我騙到上海，是不是要賣給章斤琛？』

翰清不料會提到往事，且把章博士對他的行爲，也歸罪到自己頭上；固然是她聯想的錯誤，而自己那時確是抱着幾分戲弄的心思，反不及此刻之情真意摯，但並未破壞她的貞操，自己尚可羞告無愧，至於後來的事變，自己性命交關，那還能顧到旁人？翰清反覆想了想，終覺蘭蔚不受他的引誘，決不能自動南下而遇見以後種種的失意，結局如此，自然是他虧心之過，可見蘭蔚所說並非瘋話，按照事實，蘭蔚本應該這樣責備，他自己也應該俯首承認，可這話怎能

說出口呢？

『翰清，是真的吧？嘻嘻，你好忍心！』蘭蔚忽又加補上兩句，翰清倒因而想出一篇話：『妹妹，你罵我恨我都可以，祇請你不要誤會我忍心！章博士我祇聞名而不識面，妹妹想我雖無賴，何至變成拐犯？更何至和毫不相干的人暗算妹妹？不過你受旁人的欺侮，不能不怪我那時碰着倒霉的運氣，把你一個人孤另另在上海。我也實在無可奈何，千萬求你原諒！我要真是忍心，此刻還能在你眼前嗎？好妹妹，我倆終歸有緣，你要想開些！以往的事，不必多費腦筋，我們快樂的日子還在後面，你說對不對？』

『……』蘭蔚閉着眼睛似乎是在默思，祇見她的嘴角動搖，聽不出她心靈的發音。翰清連問了兩句『對不對』，又像哄孩子似地用手拍着她低聲說：

『別人都嫌你是個瘋子，你自己知道不知道？你要永遠像這樣明白，我始終愛護你，咱們可以結婚。南邊你自然不慣，在北方買所小房，讓你和二姑媽住着，靜養一年半載以後，你願意教教書理理舊業也可以，不教書也少不了錢用。假若咱們運氣好，我能到英美去作公使，一定單帶你去。至於我不素為人，以你的聰明，定能看出幾分。此刻不用隱瞞你，我平生的功名富貴都是從女人身上得來，不巴結女人我就不能作大官，所以身旁已有兩個太太，說不定將來還要娶上多少位。但她們和我祇是彼此一時相安，我也並不希望白頭到老，或許不久就要拆散。你是我的表妹，又是從小在一起青梅竹馬的好朋友，身份家世比她們不同；而且大學畢業，

品端學粹，在許多新娘子中最令我敬服，我們表面上不必談什麼名義，只要彼此心照，以後我的事業發展，希望你幫助的地方很多。這一層你若原諒，順便告訴二姑媽，免得她老人媽排眼，罵我欺騙。妹妹，你心中究竟怎麼？」

翰清半正經半調笑地說着，蘭蔚似懂非懂默默的聽着；翰清時時刻刻在蘭蔚的手上臉上吻着，蘭蔚也隨隨便便毫不推拒地承受着。呀地一聲房門開了，走進那白衣白帽的女看護。翰清陡覺不好意思，忙讓開蘭蔚，站起身來，女看護機靈着兩隻眼，不屑意地直向蘭蔚偷望。蘭蔚臉上雖然不紅，多少總露些害羞的神氣。可是等那看護走近牀前，把碗牛奶茶放在旁邊的小方几上，她又嘻嘻地癡笑了。

女看護目擊這幕喜劇，也覺得頗有趣味；想着一個神經病的小姐和情人暗中辦交涉，原來半點都不瘋，而馬上離開情人，立刻就又傻笑起來，真是奇怪之至。——她心中正不知戀愛何以有此魔力，不由目光轉移到翰清身上，却被蘭蔚拉住她的衣袖，頓時吃了一驚；她回過頭，祇聽蘭蔚問道：

『我這笑病什麼時候好？勞駕請您問問大夫。』

蘭蔚自進醫院，除了搖頭點頭，擺手招手外，不會哼出一個簡單的字音，現在竟能客氣地說話，這尤其增加了那女看護的驚異，反使她怔怔地儘對蘭蔚呆望，不知要怎樣應付。

『勞駕，真的請您費神問問大夫，我幹嗎忍不住笑？蘭蔚第二次又問了。這連站在窗前的



翰清聽見也十分奇怪，他恐怕女看護答話不得當，搶着走近兩步；一邊說：『對對，您就去替她問問。』一邊向女看護作眼色，意思請她出去，權且順從蘭蕙的話。女看護倒更聰明，笑了一笑道：『大夫剛才對我說，你這病只是心病，有王先生早晚在此伺候，正好對症下藥，比我們此地大夫靈驗得多。你心上一快活立即手到病除，笑不笑沒有多大關係。你瞧，今天你已經不縮肩了，照這樣包你明天可以出院？我這話，王先生相信吧？』

女看護雖是有意的調笑，蘭蕙或許就信以爲真，她忽然放下女看護的衣袖，跳上去握住翰清的手道：

『清哥，我好了，北方你不必住，小屋子也不必買，我就陪你到外國去，誰不走誰是狗。咱們先在倫敦住一年，等我得個博士，再往巴黎，柏林，紐約，然後回國，你作大總統，天下的女子都是你的夫人，這位姐姐想必也情願，你看在替我治病的面子，還要另眼看待，封她爲白衣妃子。』

這一套出人意料的瘋話，招得翰清哈哈大笑。女看護無端吃了點小虧，又不便與病人計較，只紅着臉飛快地自去。此後真個應了她的推想，每逢翰清到來，蘭蕙縱免不了胡言亂語，而一舉一動均如常人；凡經翰清背地囑咐過的，蘭蕙也能樣樣服從，不肯當人宣佈，但是翰清前腳離開，蘭蕙就後腳改變，任憑醫生看護問她什麼話，她總是啞啞無聲，不言不語，再問急了，她依然頭搖搖手擺擺噫噫地亂笑。醫生原說過非用藥品所能見效，便也不來多管閒事。如

此的風光，不知不覺度過三個星期。翰清早來晚歸，整日和蘭蔚唱鴨情話，始終沒有一絲一毫厭倦的表示。醫院的執事人，誰能領悟他的底細？只見他爲瘋子犧牲，誰又不交口稱贊他是個多情多義的男性，而羨慕蘭蔚也着實有些瘋福，能得着這樣的知己？的確，照翰清勇於遷善的精神，實在值得讚美；而在這二十天內，和蘭蔚親暱的情形，儼然就是夫妻，他如果要陳倉暗渡，早就如願以償。然而幾次良心驅遣着他，不願在蘭蔚本性未能完全恢復時，更加上一層有欺暗室的罪過。據他自己最後的觀察，與其說蘭蔚眷眷於他，倒不如講是陷於性的迷亂狀態中的一位女郎，正渴望着任何相識男子的安慰；因爲蘭蔚接受他的戀意，誠然表現得極其熱烈，而有時他引誘蘭蔚說出究竟誰是唯一的愛人，蘭蔚竟答道誰都可愛，甚至舉出幾個他素味平生的人，什麼陳文珪，李耀宗。關於此點，翰清未免起些沾酸吃醋的味道，漸漸覺得爲一個並非單純傾心於一己的瘋女，不惜重大犧牲，頗爲不值；每天十五元的食宿醫藥費，大爺有錢，雖不在乎，黃金般的光陰也不空陪着耗費，這豈非自討沒趣？可是他料定立刻與蘭蔚正式結合，不出三月，包管瘋病除根，爲着救人救到底起見，他不肯半途而廢；蘭蔚既是無所謂表示，自不能不告訴袁太太，只要袁太太答應，他還是預備實踐三星期前的主張。

翰清本想再遲些時，請自己母親到貴州館去和袁太太商量，不料有一天他正坐在蘭蔚身旁，談些不相干的事，忽然房門一推，袁太太滿面怒氣地走進來，惡狠狠望翰清一眼，劈頭指着蘭蔚罵道：

『不要臉的賤貨，你死就死，瘋就瘋，瞞着我去作別人的小老婆，有老娘在，你休想！你不怕人笑，替老子現眼，可不能連累老娘。老娘跟你受窮，已經是我的命苦，再要被親戚同鄉當面羞辱，我這快死的人真不能受。你的老子應該報應，我一生信佛好善，怎麼會有這樣不要臉的女兒。女兒不要臉，老娘倒還沒有死，等我死了，那怕你作婊子，我都不問。我一口氣不息的時候，看誰個橫東西敢強姦我的女兒，老娘和他拚了這條老命。』袁太太說着把蘭茵從床上往下直拖，可憐蘭茵——這將近恢復意識的瘋子，又不禁猛吃一驚，好像眼前說話的並非他母親，而是另外素不相識窮兇極惡的老婆婆；同時對這老婆婆的話，簡直半懂不懂，不知道為何要大發脾氣，這樣指手畫腳地罵她。她瑟瑟地顫抖起來，越發是袁太太向前用力拉扯，她越嚇得向後退縮，母女倆糾纏個難解難分。

這時蘭清對袁太太突如其來絕想不到的行動，早覺非常奇怪，心神略自安定一下，認為袁太太大概是受了他人言語的挑撥，特意找向自己尋釁。他正是化錢買來的閒氣，在任何女人面前，還未曾裁過如此重大的跟頭；而給他這跟頭栽的，又是自己的親姑母——窮苦了一輩子，平日絕無絲毫硬氣，而極力奉承自己，希望得些金錢救濟的老女人。這完全推翻了以前的假定，好比餓得要死的叫化子，居然拒絕慈善家熱心的施與，而大罵慈善家混蛋，有損於他的面子。蘭清相信，除了古之伯夷叔齊外，現代應當不會有這種儂人的，然而有了，其又將何以對待呢？

任你在官場中逢迎上司，對待僚屬，是最能豎起大阿哥，稱得起千人愛萬人迷的翰清，到了此刻，也有些難於應付。假若一怒而去吧？按他近來的人生哲學以及所信仰的無抵抗主義，無論處於什麼環境，絕對要壓抑感情之衝動；因為他所施的一切手段，爲的是達到某項預定的目的，而感情用事實係進行手段過程中最大的阻力，每逢緊急關頭，還須學學張良脫履，韓信鑽褲，反正無損於身體的絲毫，大可以拍拍當事人的馬屁。雖然要不要蘭蔚，並非一件大事，如此負氣地下場，總覺太不值得。那婆邊着他的勢力，把袁太太當面大罵一頓，攆將出去，強將蘭蔚估爲已有吧？又似乎近於小題大作，況且袁太太盛氣之下，或許就哀求幾個同鄉，到法庭去告狀，固然自己光棍不怕狗扯腿，面子上却也頗有妨礙。再說他究竟是袁太太的親內姪，誘其女而逐其母，何必要這樣忍心？反復再三地考究了無數遍，耳邊只聽袁太太依然嗷嗷地吵罵，眼看蘭蔚目直氣促，神色已經大變，再延長下去，他斷定蘭蔚病象重犯，三星期的苦口婆心，完全付諸流水，一時仍禁不住滿腹憐惜的心腸，誠懇地向袁太太道：『二姑母，千不該，萬不該，是我不該，請你老人家暫時息怒。蘭妹的病才有轉機，姑母罵我可以，我決不敢拗嘴，頂撞你老人家。蘭妹是姑母的一個嬌嬌寶貝，真能眼瞧着讓她死嗎？我想你老人家必是聽了館中人的閒話，人家說的不能不說沒有理由。我在上海胡鬧，近來有兩份家眷，這連家母都不知道。我所以不願告訴人，因俱不是明媒正娶，僅僅爲我客邊方便。老實對姑母講，並非自己愛吹，將來能帶上幾十萬的軍隊也說不定。限定我只能娶一個人，那可真辦不到。我對蘭妹始

終欽佩，想與她結爲夫婦，姑母從前曾經答應。這半個月讓我和蘭妹講了很多的話，蘭妹有機會或者能告訴妳老人家。在我身邊的女人，絕無所謂姨太太的名稱。姑母氣頭上不願多說，我先出去」等會再來聽你老人家的教訓。

袁太太聽她清說得入情入理，臉上也還是滿面笑容，沒有一點不高興的樣子；話說畢又向她深深地一鞠躬，向蘭蔚點點頭，穿上外衣，拿起帽子從從容容走出門去，她心頭火氣不覺熄了大半，只隨身坐在蘭蔚床邊，長嘆了一聲。蘭蔚這才覺着身旁確是她的娘——她的母親；恍惚母親在進門的時候，搖身變作青面赤髮的野叉精，把王表哥撕成八塊，生生吞下肚去；而此刻雖已復變人形，嘴角上掛着紅鮮鮮的人血，她想着更是渾身打戰，顫巍巍地問道：

「娘……娘……我怕你……你……你你怎麼，——要吃人？看，——看，——你口中的血。」

袁太太被這兩句話，問得心裏七上八下摸不着頭腦，順手取過桌上的小圓鏡，對臉一照「哎呀！」她幾乎要大喊出聲，真個嘴旁兩塊血痕，這是從那裏來的呢？但她凝神想一想，便又恍然大悟，記得晌午的時候，他拿張紅紙走到甯中後院一個學生的屋裏，請人家代寫觀音神位，後來那學生問及蘭蔚，說了好多不好聽的話；她走回自己房裏，一邊生氣一邊落淚，必定眼淚落在紙上，不知何時染紅她的手，更不知何時用手擦淚，再染紅她的臉，她因而又聯想到那學生所說最使她痛心的幾句：

——袁太太，你何以相信那令親——王翰清？他是依附軍閥的走狗，什麼萬惡的事情都幹得出。上次就是想騙你的女兒，一次當上不夠，還要上二次。你清清白白的女兒忍心讓這萬惡東西玩弄嗎？哼！醫院裏比旅館方便得多，有幾個臭錢的王八蛋們，一切傷天害理的行爲，那個不是借着病爲由，跪在貴族式的醫院裏，放心放膽地日夜取藥？說不定你的女兒，——已經被王翰清糟踏不像樣。你不是講幾個星期你祇去看過一趟，醫生不准隨便和病人接見嗎？哼！這是放的什麼狗屁？袁太太，你自己想想其中有無講究吧？哈哈，鼎鼎大名的袁蘭蔚，大概要賣給軍閥的走狗作小老婆了。……

袁太太想着她也是官門之後，而今爲這瘋女兒被人百般羞辱，當面尙且如此，背地更不知怎樣？她又引起極端的憤怒，把鏡子往上一摔，指定蘭蔚道：『你不要再故意裝瘋，瞞哄我的娘！翰清那東西陪着，你怎麼就不瘋？我早曉得，你昏紅臉白的那叫有病？無非是想男人，不要臉，要嫁就嫁，那怕嫁給挑水拾糞的都可以，偏不准妳作翰清的小老婆，看你怎樣？』

『嘻嘻嘻，……呵呵呵，……哈哈……』蘭蔚陡然打個大冷噤，從床上跳下，蹣跚起肩膀，倒仰頸頸，兩個眼睛直直地向袁太太傻笑，這笑的聲音非常尖厲，足可令人毛髮俱豎。袁太太對於女兒的哭早已聽慣，這宗笑法，雖是放火後添的新毛病，前兩三次有翰清在旁，她不大注意；此刻蘭蔚格外笑得凶，袁太太一時忙了手脚，沒有說完的話慌忙打住，心裏但覺卜通卜通地亂跳，好像瘋子狂笑以後，也許不認得自己是她的娘，不定要怎樣拿自己出氣；眼

看蘭蔚握着拳頭漸漸逼近，袁太太不由更嚇得沒有主意，大呼救人。

翰清本未離開醫院，只在病室門外，暗探消息，原想蘭蔚替她解釋幾句，消消袁太太的憤怒，然後再進去用言語打動，免致雙方都有遺憾。不料先聽袁太太依然大發脾氣，翰清的心冷了一半，隨後蘭蔚淒慘的哭聲傳到外邊，是見她的病又大發作，翰清更是悶在胸頭，頓足歎息。直到袁太太狂喊亂叫，翰清不知裏面鬧出什麼把戲，立刻招呼兩三個男女看護一同進入。袁太太看見人來，才敢放心，她的怒氣，早被蘭蔚的笑聲，趕得一乾二淨，吶吶地向翰清道：『你看怎麼好？她又變成這個可怕的怪像。』

翰清心裏好笑，瞪了袁太太一眼不去理她，祇衝着蘭蔚柔聲說：『蘭，你忘了！早上賭的什麼咒？又來傻笑了！你看這麼多人都來瞧你笑話，你知不知道？』他這句話才脫口，就見蘭蔚直定的眼珠溜溜亂轉，格格地笑着猛然撲向一個男看護的身上，緊緊捉住人家的手臂，口中大叫道：『耀宗，你來了，來得正好，嘻嘻嘻！』那男看護急忙中縮手不迭，向後拚命地甩脫；無奈蘭蔚偏有野蠻勁，一時竟摔脫不掉。兩人你拉我扯，蘭蔚的頭直貼在人家的脅下，那男看護又是文質彬彬手無搏鵠之力的弱者，急得漲紅了臉，連嚷『這是幹嗎？難道你們就不管！』

兩個女看護僅在一旁抿嘴微笑，另一個看護也不便上前，袁太太更是呆若木雞；只有翰清還略現鎮靜，挺身將蘭蔚的雙手劈開，抱住她拖到床上。却不想她掉過頭來，用嘴在翰清肩頭

惡狠狠地咬了一下，翰清一聲『啊唷』，蘭蔚倒又嘻嘻地道：『活該！我現在不要你了，你還不是好東西，我只要我的耀宗，唯有耀宗是好人！』那男看護倚在門角，聽得這話，不禁飛快地轉身跑出；其餘男女三位，也就跟着走去。

翰清一面揉揉眉頭，不知自己胸中如何湧現着毫無來由的酸氣，一陣陣上沖；他對蘭蔚和李耀宗相繼的經過，略有所聞，故意問袁太太道，『耀宗，好熟的名字？就是與婉筠妹結婚的那個黑良心的小子嗎？』

袁太太點頭剛要答話，蘭蔚竟像是明白翰清譏諷她，搶先縮縮肩拍拍胸脯道：『對對，正是他！他因為我死了，才和婉筠結婚，其實婉筠也是我，我也是婉筠，嘻嘻嘻，哈哈！』

翰清聽她這一派似明白非明白的胡言，覺得她心病已深，不是自己的力量所可挽回，而袁太太尤其那樣地討厭——够了够了，管她們呢？——翰清一轉念間，大踏步揚揚走去，在醫院事務室內說了幾句，獨自回到家內，吩咐家人和聽差說如果袁太太來找，就答應他因急事回南，蘭蔚的病，他不能再負責任；但醫院款項，尚有存餘，剩下的幾十元，就算送給她們吧。

於是當夜袁太太於無可奈何之下，遵從醫生的勸告，把蘭蔚細在拾床上送回貴州館洞府；而蘭蔚就從此嘻嘻哈哈地度她苦笑中的生涯。



## 三八 掛羊頭賣狗肉

一九二九年陽春三月的一天，南方×埠一家最著名的機關報第一張重要新聞左上角，忽然披露一篇非常奇特的論說，題目是「掛羊頭賣狗肉」，裏面有段痛快淋漓的話：

「——在而今掛羊頭賣狗肉的時代，很合於從前的兩句俗話，就是，滿口的仁義道德，滿肚的奸猾狡詐；因此便形成三大階級的對立；第一。有錢階級，這是不用多說的，凡關人生的必需品，日用品，娛樂品，奢侈品，無不仰仗金錢而得來；痛痛快快說一句：一個人有一口氣的時候，就與有形無形的金錢發生了不可須臾離的關係；一旦關係真個完全斷絕，那人勢必嗚呼哀哉。所以世界變成了拜金主義的世界，人類生活之能否舒適，端看他有無攫取侵佔多數金錢的能力與辦法。中國人是只會西施效顰的，在這個時候，國內自然有了所謂小資產階級的名稱，一般土豪財主闊大爺們或狼狽爲奸，或獨樹一幟，漸漸活躍起來，作鉤心鬥角政治舞台上的後台老板，他們幾口乎把持着全中國人的財產與生命。第二，有槍階級，按中國歷史社會的變遷，所謂「江山是打來的」，因之富有領袖慾的軍人，莫不迷信武力萬能，誰都想憑他的槍桿，掃平天下，然後養尊處優，享受「儼然皇帝吳敢予侮」的威福。而表面上，槍桿之運用，總是爲民衆求平等，爲國家謀幸福，那怕一彈轟炸，死了多少無辜的百姓，一砲放響，燬了許多有用的建築，也可借口爲奉行他們的主義，實踐他們的政策，誰又敢道半個不字呢！第三，

有色階級，這是專門利用人類的性慾，而拿女性爲對症下藥的工具，藉以依附軍閥造成一種特殊勢力，一般皇親國舅，以及凡可發生裙帶關係的什麼姑老爺，表老爺，姨老爺之類，都是個中的中堅份子，他們的基礎，就完全建築在瓜葛不斷的性誘惑力之上，而這女性誘惑力，有時比槍桿還有效驗，假若你肯把如花美眷獻之於大人先生，那末包你就能得到一生吃喝不盡的官位。

——至於女子本身，雖然外面冠冕堂皇地高揚着自由平等的旗幟，實在好像天生要她們賣弄姿首，服膺夫榮妻貴的古訓，這個年頭，有誰不肯嫁給有汽車可坐，有威風可擺的人兒呢？果然真是高尚其志的話，恐怕也逼於萬分不得已而爲之，若非貌若無鹽，定係年華老大！稍具幾分姿色鑒鏡自賞的女性，正屬天之驕子，那她必不肯平平凡凡去實行所謂獨立生活的。所以，凡關努力於昏而之修飾，衣履之華美，言笑之嫵媚，行動之浪漫——一切變像摩登化的女子，俱爲有色階級之中心人物；一旦嫁給有錢的財主，有槍的大人，非但她的威福，立刻平地春雷，足與金龜夫婿並駕齊驅，而倚她裙帶之力所造成的特殊階級，也馬上功成業就。這時，她一樣可以榮任要職，一樣可以與聞國政，一樣可以爲社會所崇仰，任何報紙上都載着她來去的芳蹤；她的父母伯叔兄弟姊妹親戚朋友——所謂這一階級內的角色，也一樣可以分掌大權，蔓延他們的勢力，——這正是延至唐代而集大成的楊玉環傳統政策，中國有史以來不可避免的特種形態。不過，自古雖然，於今太烈！有錢有槍的人們，已經刮盡小民的血汗，戕殺小民

的肉體，弄得山河破碎，瘡痍滿目，何堪再加上這有色階級的禍害。更何堪錢槍色三位一體，招牌上賣的清潔衛生的羊頭，內裏裏完全是臭不可聞的狗肉！嗚呼！在上的大人先生們，看你有何面目，對得住莽莽神州的新裔！更看你有何面目，對得住創造中華民國的先烈！嗚呼！索性再來一個嗚呼！……」

這種驚人駭俗大逆不道的論調，在錢槍色籠罩着的勢力下，除了所謂反動份子，誰都不敢以卵投石，輕於一試吧？何況又是機關報！機關報的職責，只有拿人家的錢，作人家的事，說人家的話，滿紙滿篇，俱載歌功頌德的言詞，庶幾乎才能博得大人先生的歡心。然而登出如此大膽的表示，痛快固然痛快，這人頂上究有幾個腦袋呢？

然而這位胆大的記者居然敢把這種文章登在機關報上。

據說這位胆大記者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每日下午一至四時在家內備撰文稿稿件，夜間八至第二日上午三時，在報社發稿並編製國內重要新聞，日夜合攏，整整十個鐘頭，手不停寫，身不離案；除八小時之睡眠，二小時之用餐與行路，她簡直得不着休息的機會。人家社長以及總編輯之流，却是五百元，四五百元，三百元，等於點卯拿乾薪。若談到革命的成績，他的確躬冒危險，出過不少的氣力，而那敢在他之上者也確乎是因緣時會，依附勢力的無名小輩。僅此一端；雖時常引起他胸中不平的憤怒，倒還力自忍耐；偏偏他耳聞目擊的事情，不是某總指揮討姨太太，便是某祕書長逛半夜門，至於廳長局長省黨委們每夜開房間，叫條子，吃花

——儘情地享樂，尤其稀鬆平常。這不用說大人先生所浪費的金錢，俱爲層層剝削；而老百姓遭受兵匪蹂躪的痛苦，當局不僅視若無睹，且以無上的

太平。因此種種，他更覺所謂革命，已成了攘奪權利的擋箭牌，嘴裏的口號——這永遠不兌現的空頭支票。他爲自己

不平，——三項不平的憤慨，激動他滿腹牢騷，對現人骨髓；若他無宰家之累，也許更要墮入惡化道中

氣，終究是個弱者。弱者傷時憤世，唯一的方法——一二斤燒刀子入肚，大發酒瘋，當着好朋友面前痛快淋漓，然後付之酣然一夢，萬事罷休。

——酒殃吧？他一連被三朋四友約去喝了幾天痛

太太不在家無人干涉，打開筆，蘸飽墨，

預備給朋友們看看，稱讚他這小子還

——駕到，暗中打聽，一位在三分里

——的優等包廂，欣賞北方新

——那大堆卷宗擺在他的

——如何擴大宣

不起天理良心

又祇剩下他和兩個譯

歌酒吧，管他呢！——他神

和三塊豆腐干，兩包花生米。聽

飯店裏，辦到三樣妙品，於是他便慢

，最後的一批電報依然石沈大海，渺無

欄的地位。他酒興上沖，毫不猶疑取出袋

工友檢排。他又怕錯訛太多，更坐等二十分

鐘，才搖搖蕩蕩地乘車回府。那文章正是「掛

上癮個大禍。

他的神經，向他太太極力誇耀自己的大作，同時

太太索出原稿，看個仔細，當時吃一大驚，眼瞧天色

，無法使他清醒。本來，因近半載南北政局之推變，他

轉北方吃碗空閒飯，他以手頭並無積蓄，急切不動身。現

反動份子的嫌疑，當然性命攸關，必須要趕快逃走。他太太倒能臨危

不懼，略加思索，便得一計，乘他還在胡言亂語，借詞問他是否喝醉？敢不敢再去拚上十大杯。酒醉後的人是最不服輸的，這一兩句話一激，他就在晨光熹微裏；被他太太誘到租界旅館裏，服侍他安然入夢。等他午後醒來，他太太已將他的行李，送往東下的汽船上；此刻正坐在他身旁，手中拿着今天的報紙輕薄的發笑。他恍然大悟，拾過報去略一寓目，頓現出追悔惶恐的神氣。他太太只用指頭差他一下，說明船票訂妥，晚上就請他習之大吉，且特別買了兩瓶好酒，預備他再撞禍。他聞言，不知心中是喜是悲？是慚愧是感謝？迴避着他太太的眼光，懇切地道：『愛，幸虧你心思細密，救了我這狂妄的人。爲報答你的恩意，此後喝酒，決不出三杯以上，請你恕我往日的過失，不會接受你的規勸。但是，我去了，你們呢？家中是不是被搜查？情形嚴重不嚴重？以後的生活怎樣維持呢？』

『祇要你走了，大概沒有什麼，不過報館的聽差去了四五趟說請你開會。』他太太沉默地答着，頓了一頓，歎口氣道：『現在你過於發狂了，喝酒與罵女人，直當作每日必作的事情。雖然你不會罵我，可我也是個女子，你知道罷？近代女子多半爲虛榮所誤。我並不否認。然而虛榮又是誰的圈套？難道男子沒有絲毫責任，魚兒能憑空跑上釣者的釣嗎？你到北方去，家中事就不必操心。以爲能不能戒酒，但憑你的良心。我所希望的，是少罵些女人。』

他對太太半軟半硬的態度，除了低頭請罪外，是無話可答了。當夜就化作學生模樣，一走了事。

三天以後，那機關報登出一段啓事道：「本報編輯主任陳文珏前因酒醉誤發不應登載之稿件，畏罪辭職，除已另聘××繼任外，特此鄭重聲明。」

原來撞下大禍的，正是始終拘定一個宗旨不肯阿比權貴，以致窮途無聊，仍舊要耍筆桿吃飯的陳文珏。結果未被黨老爺們加以反動罪名，還是他太太諷明澤善於應付，挽求總編輯的夫人代為緩頰，總編輯因之不得不作個順手人情。不過明澤也這注意外的不幸，她在女子中學本已取得三年老教員的資格，適逢學校發生因師生戀愛而激起的風潮，校長連帶去職，新校長為位置私人，竟將她的主任位置改為普通講師，薪金減少三分之二，只剩下五十元，還不够支付房租。又恰在學期未終青黃不接的時期，她無法另謀活動，而她父母必須由她奉養，不可一日缺少甘旨之資。種種惡劣的情形，交迸在她胸中，只有日夕禱告命運之神及早降臨，盼望文珏能在北方稍得發展，一旦重回故鄉，給一般趨炎附勢者痛快的報復。

明澤的希冀確能有幾分實現：文珏在南方倒楣，二次回到京城，一星期後便由朋友們的保護；獲得個不大不小的位置。時京城又醞釀着在另一個混合勢力下重作國都，市面又漸有繁盛的現象。文珏的職務恰是辦理宣傳，可以痛快地揭舉對方之虛偽。然而他用尖銳的目光，把各派份子的行爲，詳細觀察之後，立刻看出這是號令不統一，組織不健全，精神不合作，手段不高強，大雜伴式地滑稽集團；雖有少數清高份子在內，但也處於委曲求全的趨勢，不能發揮強有力的主張。

於是文珏又又悵然了！他感覺極端的失望：人家雖掛着羊頭，尚有狗肉可賣，好比應酬週到的妓女，假情假義的手腕，有時還能使嫖客甘心情願，墮入那條道上。而此方呢？直是既想穿紅着綠而又百般悻悻作態的鄉下笨了頭，不是與共大事。所幸一部分有槍階級者，背水而陣，頗有決心，在軍事方面，連獲幾次大勝仗，遮遮門面。他估計短時期內這個大雜拌或不至一敗塗地，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鬼混。好在借居朋友家，二三知己朝夕聚會，南天北地，上下古今，無所不談，無談不快，較之以前借酒澆愁；自可得些精神上的安慰。如此混了五個多月，却一連接到明澤的幾封快信，告訴他×埠教育界黨同伐異的浪潮，軒然大作，京大派估先，南高派失利，因之自己毫無援助的份了，受了連帶犧牲，此後生活，正是不易維持；問他北來結果究竟如何？前途有無幾分希望？他對此竟不知如何答覆，而家信來往又不能暢談國事，最後，他把心一橫，向朋友們籌得三四百塊錢，索性用電匯的方法，迅速寄回，要明澤將一切什物拍賣，全家北上。他自己便在京城交通稍便的地方，物色合宜的小房屋。這時，京城吃瓦片的勝朝貴裔，以為有機可投，紛紛提高房價，漸漸又恢復三份兩份近於勒索的惡習。文珏連跑了幾天，東西城幾乎踏遍，不是自己意有未滿，便是人家開口太大，竟沒有一處妥協，鬧得他意懶心灰，大有「人不逢時滿處遇鬼」的感慨。偏偏明澤性急，款到之日，立刻動身；文珏這邊的房子尚無着落，她那邊轉漢過滬的電報却早相繼而至，並且囑咐文珏先往津沽碼頭等候，以便下船轉車，免得再住旅館，省些麻煩。



明澤離瀛的日期，是九月十八日。這「九一八」三個字是中華民族的恥辱，也在北方循環反覆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一個很深刻的紀念。自來中國內亂，當一二兩大勢力相拚之際，必有第三勢力乘機勃興，這已成了瀾撲不破的慣例。但此次所謂第三勢力之崛起，醞釀雖有半年以上，而成功祇在「九一八」所發出的一個電報，僅憑一紙電文，勝過十萬甲兵，不鳴一槍，不發一砲，一切糾紛立即解決，可算天之驕子了。可是這第三勢力何曾想到後來日本帝國主義，也對它來了一個「九一八」呢？不過自第一個「九一八」起，大雜拌似的集團份子，自然聞風星散，被逼出來；那號稱運旅的一部分有槍階級，更有「可憐一夜楚歌裏，喪却八千子弟兵」之慨。文珪在這個當頭，好比青天白日，忽聞一聲霹靂，確實想不到人家司馬大兵來得如此迅速，而此方堤崩山倒，結局這麼悽慘；眼看很多朋友也跟着倉皇夜奔，自己却因明澤北來，不能陪伴他們勇往直前一掬同情之淚，不禁黯然神傷，說不出心中無限的痛苦。所以當明澤和她的父母到達天津的那晚，文珪迎着祇苦笑一聲，不作一語。明澤過了三天海上生活，國事既不知曉，兀自滿面春風地問東問西。文珪唯唯否否，僅謂夜車不便乘坐，還是要在旅館暫住一宵。直到安排停頓，夜餐既畢，文珪似笑非笑地問道：『明，那年你離開北方，爲了什麼？記得不？』

『你又發癡了，往事提他則甚？唉！』無疑地，這反引起明澤的傷感來。

『不！』文珪彷彿鄭重其事，『我祇問你當年是不是自居於革命黨員，是不是被別人把你

趕跑？現在你又來了，將來也許不免再度亡命吧？」

『我在船上受罪不小，你可別再開玩笑。』

『玩笑？說是玩笑，倒也頗有哲學的意義。豈但你不相信，連我還覺得是在作夢。然而此夢畢竟非假，你明天到車站上就可看見種種大標語，也許會使你想起當年，不禁要傷心落淚？唉！隨他們去罷，一切都不必多談了！總之，我們走過天涯，終是永久的弱者而已！』文珏越說越興奮，淚珠只在眶內轉，幾乎要痛哭一場。

『——那麼，他們究竟事先如何妥協？事後又得着幾多好處呢？』明澤停了一停，依然耐不住煩悶，問出這句話。

『你真要細加研究，可怪不得我又要罵女人了。一言以蔽之，這是女人的勝利！』文珏雖然望了明澤一眼，而口吻還是斬金截鐵似的肯定。

『我在你面前也是如此，任憑人家急勸，你祇當作耳邊風，又來發狂了，我不高興聽。』

『你先別生氣，你自然是個超然的女性。……？』文珏見明澤扭過頭去，忙附在她的耳旁，唧唧噥噥說了一會，然後大聲道：『這就是所謂美人計，據說是位智多星的神機妙算。事先如此，事後更不用提。這幾天京城的八大胡同，此間的三不管，那個香巢門前不是車馬喧嚷呢？我說女人的勝利不冤枉吧！』

『算了算了，少說廢話！如今天下的事，真應着你那從前攬禍的文章了。』明澤站起身來

伸了個懶腰。

『照呀！』文珏拍着明澤的肩頭，似乎忘却適才的憤恨，反露出滿臉得意的神氣。

### 三九 為誰修飾為誰容

明澤文珏始終是一對身負重累家無餘糧的可憐虫。這種可憐虫在現代中國可謂比比皆然，搬起指頭來數也數不清。他們一天不作工，就一天沒有飯吃。本來以勞力換米麵，公平昭允，不算什麼特別地苦累；可總有使他們心所未甘的却是：有時有勞力可賣，而竟得不着相當的工；有時看見別人不費心力，不作工，一樣可以吃飽飯，甚至榨取小民的血汗錢，供自己物質方面儘情的娛樂享受。於是這種社會形態演進的結果，自然而然造成世界上許多窮的，富的，微窮的，微富的，大窮的，大富的——形形色色，互相敵視着的不同階級的壁壘；也自然而然含蓄著許多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種種不平等的現象與事實。因此引起有血性的青年們，埋頭拚命，尋出許多打不平的方術，去燃點那階級鬥爭，即爆發或將爆發的導火線。文珏，明澤，早先自也是這種血性青年之一；而往時明澤的態度較之文珏尤其穩重而老練，這或者因為她是個女性，女性所受壓迫的痛苦，以及反抗的激烈，當然更要加倍，但此時從回到京城——這繁華已改，景象全非，祇見滿目荒涼，一片冷淡，改稱平城倒也名符其實的故都——的明澤，彷彿是作了一場大夢。她很追悔當初在夢境中，何以毫不自覺？何以對夢的幻象存有極大的奢望？她不由相信她母親所教訓她的話：『人生的好壞，老天已在命裏註定』，確實還有幾分道理。不過她認為所謂老天者，是自然的環境，所謂命裏註定者，是自然的適遇，人生就在這自然環境

與自然適遇中自然地打轉轉而已！「君子安貧，達人知命」這幾十年的歲月轉瞬即逝，還有什麼強求的？而何況她又是女子，女人在生理上永遠不能和男人抗衡對字的，正何必去學摩登夫人們，明明叨光培的榮華富貴，偏偏要強嘴硬舌地自誇女權伸張呢？

因此明澤不獨自居於大徹大悟，並勸文珏也放下勇往直前的心腸，不要再談什麼主義講什麼政策那些欺人欺己的話。文珏，正是屢挫之餘，雖有滿腹牢騷，却無法與明澤多辯。但他所顧慮的，即是眼看寒冬即臨，這四口人的生活就要發生問題。固然幸喜臨時碰運氣，租得一處小小的院落，有了安身之所；而囊中所剩的僅僅三十幾個袁頭，最多不過能維持一月的伙食。所以明澤拿「放下屠刀立便成佛」的話頭比拿打喻，文珏只當作不會聽見。隨後，他暗自盤算了幾天，覺得己身已是待罪之人，暫時的社會中，實沒有他立足的餘地，終於無可奈何，不得不提出疑問來聽明澤判斷了：

『明，我看你究竟還不脫兒童時代的精神，偶有所得，嘴頭上必要來個暢談。事到如今，還講什麼人生哲學，請問你一個月後究竟怎樣吃飯？借無可借，當無可當，我又絕對不能出頭露面向勢力者去投降，去拍馬屁。冬天來了，煤火就是大宗的消費。』

『啊？』明澤的眉頭略皺了一下『對你說吧，天下絕沒有死路，到時候自會逢凶化吉。難道我不能當教員，你不能要筆桿嗎？』

『喲，不想你倒會把事情看得這般容易，那我可不必發愁了。我知道你舊同學在北方頗有

團結，教一兩班學生，大概不成問題。可你要知道此間教育界，是採用利益均沾有飯大家吃的政策，一個稍爲有錢的中學校，教員可以多至數百以上，決無所謂專任教員的名稱。每月拿三四十塊錢零用，未嘗不無小補，若要靠此吃飯，那就除非亂七八糟在各學校兼課。老實說，你這新回來的份子還不够資格。至於我，要筆桿或者也能騙上幾文，但你替我想想，半老徐娘倒糊起嬰兒來，應當要些什麼呢？咬！」文珏說畢，嘆了一口長氣。

明澤聽着，也覺替她這個落魄夫婿，着實可憐，癡癡地望望他不由得一陣心酸；暗想：「自己甘心吃苦，倒不覺怎樣，而他幾年來顛仆地向前競爭，竟得如此結果，還要斤斤以衣食爲慮，即令委諸自然的命運，可見上天不助善人，實也太無公道了。」她偶然又不平起來，順口說道：「你筆下不是尖酸刻薄，專能罵人嗎？何不就作部罵人的小說看看？」

「——罵人的小說？」文珏略爲沈吟，若有所思地道出。「我現在已無這樣勇氣了。而且你既自命爲覺悟者，更不應勸我罵人。」他又笑了一笑說：「不過你提起作小說，倒引動我的心事。袁蘭蕙，你的同窗好朋友，近來把她淡忘了吧？這個瘋小姐學生的事蹟，確是值得寫一部小說的。」

「蘭蕙？真的這幾天忙於佈置家務，把她忘了。那夜在天津，你囉囉嗦嗦說了那一大套，不真是真話？我就不信她一瘋至此，怎麼會放火燒人！你是聽誰說的？以後她表哥把她救出，送到醫院裏又怎樣？她的病想必治好了，她們是不是結了婚？」

明澤這樣問法，自非文珩一兩句話所能答覆；他恍如服了什麼興奮劑，將自己腦海中的愁雲暫時丟開，專心致志地向明澤述說關於蘭蔚的近況。

他道據貴州朋友們談起，王翰清雖是個拆爛污的官僚，對蘭蔚却能傾囊相助；無論其動機如何，甚至想停妻再娶，甘犯重婚的罪名。然而愛蘭蔚，的是出於真心。不然，翰清有的是錢，正何必與瘋子親近？在這個當頭，蘭蔚本有轉機，如照翰清的計劃，蘭蔚結婚以後，身心俱有寄託，豈不很好？却不料袁太太聽了誰人的謠言，跑到醫院向翰清大吵大鬧。翰清因而灰心，還在其次，蘭蔚的病象更加重。翰清負氣一走，這三四星期住醫院的成績完全付諸流水。

文珩現出不勝致惜的樣子，又道蘭蔚從此回家仍舊被袁太太鎖在床上，更添加一宗新鮮毛病，不笑不話說，見着人祇嘻嘻地冷笑。他自己曾於初到不久的時候，親往貴州館探訪一次，適遇袁太太外出，看守蘭蔚的老媽說蘭蔚對任何人都不接待。他雖走進去，嚇了一跳，只是蘭蔚面黃肌瘦，大非昔比，對他望了一眼，就格格地笑起來，直笑得他毛骨悚然。隨後袁太太也到他寄居的朋友的家內，接連兩趟，會面談了很多的話。袁太太雖老，身體似乎並不十分乾枯，據她自己說每逢出門無論多麼遠總是走路。問起蘭蔚與翰清的經過來，他毫不吝氣批評了袁太太幾句不是，說蘭蔚一個瘋人有個表哥愛她，就算不幸中之大幸；怎麼還要和人家論長道短？這個年頭，相愛即爲夫婦，什麼叫做小老婆，姨太太？袁太太這時也很失悔，問他有沒有補救的辦法；並說聞聽翰清在南方又升了大官掌了大權，可是託人寫了幾封告貸的信，翰清一字

都不答覆。他問袁太太怎樣維持生活，袁太太說今天向這個同鄉借幾毛，明天向那個同鄉借幾吊，過一天算一天，幸虧還有個單人獨自的絕戶髒老媽，情願不要工錢，幫她們照應門戶。他又問蘭蔚近來如何瘦的不成人樣，是否不大吃飯。袁太太回答並不如此，蘭蔚的飯量且特別大，不吃則已，吃起來就不得開交，至少也要四大碗。他再問蘭蔚還是否服什用藥藥品。袁太太竟答言自從聽旁人告訴的偏方，每天給蘭蔚吃一點砒霜，不然她還沒有這樣循善，瘋鬧起來鎖都鎖不住。最後他問袁老爺不知道女兒得病，是否依然不通音問。於是袁太太罵她那老頭是禽獸不是人，非但把京城的小老婆接回，並且在家鄉討了一個，每月薪水有七八百，却窩肯他們在京城受苦挨餓，現形去醜，袁太太且說且落淚，幾乎要痛哭失聲。

文珪說到此處，對袁太太也表示相當的同情，連道像她這個年紀，既遇那樣毫無感情的丈夫，又有如此瘋顛不幸的女兒，比起街頭窮苦無告的老乞婆也就相差有限了。

『可憐可憐！比我們更可憐！今天晚了，明天我們去看看她們這對苦母女吧！』明澤這時一棵心都放在蘭蔚身上，恨不設法救濟救濟她，適才些許不平之氣，早消失於無形中了。

『我已兩個多月不得她們的消息，不知最近又是怎樣？你去看看也好。我無須去了，屢次說幫幫他們，結果都是空頭人情。雖然人家也許原諒我，我總覺十分抱歉，見面尤其不過意。你去就說我已到別處亡命去了，也可以稍微遮遮羞。將來，我若有了錢，還是要踐我的言語的。果然終身如此和唐，那也只好作罷了。』文珪心中確實另有所感，他覺蘭蔚也是他一個紅



粉知己，而他却未免辜負了人家的美意。

過了一天，明澤檢出幾色由南中帶來的土產食物，陪着她的母親一同到貴州館去。顏太太，這時稱老太太了；也是聽說袁家母女困苦的遭際，非常同情，一定要去走一趟，聊盡心意。貴州館近來的命運，正與京城的王氣一樣，好像是走了風水。幾個比較官饜充裕的官員已搬走一空，剩下的多半是些苦學生。甚至李駝子也不能自給，另有高就了。所以那高高的門面，滿布着灰塵，階下的污土堆成幾個小邱；那一貴州省館一四個匾額上的大字，受了雨露的深恩，格外現出模糊難辨的現象。明澤先前本是常來的，現在若未經洋車夫指點，她幾乎不認識了。

顏老太太第一次來，睜開老眼，上下觀望，也覺得這個庭宇雖還具有偉大的樣式，可那破落敗壞的樣兒，實在有些可惜。明澤見大門開着，在門前開了幾聲，無人答應，料定直接進去並無多大關係，便按照文珏對她所說的路徑，加以自己的記憶，扶着母親慢慢地走入。祇見無論那個院落裏，都像死一般的寂靜，便道上積有枯黃的樹葉，寒風吹來，居然在離地尺許的空間裏來往旋轉，彷彿對那搖曳的枯枝，有些戀戀不捨的意味。顏老太太不禁歎道：

『好可憐的袁家，怎麼就住在這個淒涼的地方啊！』

明澤自己也跟着歎息不已。兩人剛剛行至假山洞前，恰遇袁太太自內走出，雙方打了個照面。兩位老太太多少有點同病相憐吧？不由各自拾近一步，雙手交握，驚喜參半地互換起『大嫂

「來。明澤忙忙望着，在她眼中的袁太太，臉色烏烏的，頭髮稀疏的，兩頰深深凹入，更顯得鼻尖嘴凸，門牙脫落，一開口就是個大洞。她感覺袁太太實在老得可怕了。那末，何以文珏還說她如常健康呢？明澤正在疑惑，忽聽得袁太太一串珠地說出『大嫂，顏小姐，你們又回來了！什麼時候到的？你們真好福氣，好造化，南北遊玩，如同跑大路。陳先生學問好，人品好，又能掙錢！啊，我這命苦的。一年不如一年！』聲音高朗，爽氣十足，簡直沒有自己母親插嘴的分兒，這才恍然袁太太確是老當益壯，蘭蔚還幸而有得力的媽媽；不然，蘭蔚她豈不更要淪落了。

「伯母，這是您比家母的精神好！蘭蔚呢？她怎樣？」明澤一邊截斷袁太太的話頭，一面就舉足前進。

袁太太只得暫時住口，慌張着在前領路；穿過假山洞，直向對面的小屋走去。明澤臨近，陡然想起幾年前的一個春夜，住在袁家，因為月光皎潔，她與蘭蔚信步徘徊，到這假山上登高四顧，當時恍然就是指着下面的兩間小屋，問蘭蔚有無人住；蘭蔚答道貴州館地大房多，共有五六個小院落，誰不擇精選呢，還肯找這孤寂簡陋的所在？況且房間東歪西倒，頹毀不堪，不過是個堆藏破舊傢具的地方而已。那料會幾何時，而蘭蔚她兩母女居然置身其內！明澤感覺一陣發楚，頓時失却舉足前進的勇氣。顏太太却早在外邊高聲喊出『袁小姐，我們來了。』的話來。

但顏太太喊出兩聲，裏面並無回應。這時袁太太已拉開外間的風門，似乎勉強着代答道：「大嫂請進去吧！阿蘭她久已成了裝聾作啞的廢人。」顏太太謙讓着走進，明澤也就隨後跟入，儼如有塊重大的石頭，塞在她跳躍不定的心內。

霎時，在那裏間床上曲膝合掌垂首閉目的蘭蕩的身形，陡現在顏太太和明澤的眼簾，使她倆同吃一驚。顏太太看見蘭蕩蓬亂的頭髮，青黃的面孔，直駭得呆呆地怔住。明澤強壓着傷感的情緒，放下手中的包袱，赤上前去輕輕握着蘭蕩的雙手，淒楚地問她道：

「蘭蕩，好妹妹！你怎麼四年不見，就成了這個樣子了！……」明澤說着忍不住撲簌地落淚。顏太太自也覺無眼傷心，掏出手帕來抹擦鼻涕。反是袁太太搶上前推了蘭蕩一把道：「看見沒有？顏伯母，明澤姐，人家都來看你，爲你傷心了！你當真就和死人一樣，成天在床上下跪？唉！我這個當娘的實在够了，你有什么心事，今天儘管向顏伯母和你的好朋友當面說吧！省得別人不知道的，罵我這當娘的太糊塗，太不能爲女兒作主了。大嫂，」袁太太回過頭來，「你說是不是！祇怪我命苦沒有個兒子。」

「袁大嫂呀！你的話不錯的！我……我也受够了沒有兒子的苦處……女塔……總歸……」顏太太觸動心事，顫顫着跨入內間，正待訴說胸中的積悶，却被明澤用話岔住，她道今天是專門看候病人的，怎麼兩位老太太談起兒子的問題來？兒子是人，難道女兒不是人？兒子能養活父母，難道現在的女兒，仍與從前一樣俱是賠錢貨？天下只有忤逆兒，忤逆女似乎還不會聽見

。兩位太太未免把兒子太看得重了。明澤說到此處，又轉向蘭蔚補上幾句道：『蘭蔚，你想該贊成我的意見的。所以你爲你的白髮老母，爲你個人的前途，並爲我們一般女兒身掙一口氣，你要趕快明白省悟，拿出你以往努力學業的精神，排除一切無益身心的思想。伯母年高，容或有些處所不合你的心意。我們過去是無話不談的，現在又可常相聚首了，我很希望你不要忘掉我們的友誼，我有能幫助你的地方，我必儘量幫助你。』

蘭蔚睜開眼向明澤斜睨了一下，又對顏太太略點點頭，她猛地說出『傷心，難過，好傷心真難過』幾個字，便倒睡下去，拉着一條身邊污舊不堪的絮被，連頭帶腳緊緊地蒙上。顏太太心中又是一跳，慌忙叫了幾聲袁小姐，說：『向來你對我很親熱，今天真個不理我嗎？我是你叫慣了的顏伯母，你知道吧？』然而她說她的，蘭蔚好像沒有耳朵，毫不理會。

『蘭蔚，你聽，我告訴你個好消息。』明澤忽而計上心來『袁婉筠李耀宗都加入了××黨，殺人放火，無所不爲，被官兵拿獲一齊槍斃了，你說痛快不痛快？』

這幾句話真好比是一具強心針，打在蘭蔚脆弱心靈裏，異常見效，祇見她翻轉身，跳下床，拉着明澤的手，透露着奇異的眼光，如同常人一樣地問：

『真的嗎？是誰說的？』

『是，……文珏聽別人說的』明澤對蘭蔚突如其來的行動有些害怕，不知不覺推到文珏的頭上，以坐實她自己的慌話。

『那麼你的文珏他還在這兒嗎？好大胆，他就不怕拿去槍斃嗎？嘻嘻嘻嘻呵呵……』蘭蔚忽然冷笑起來，這使明澤一面覺着文珏告訴她的話不錯，一面忽而引起她對蘭蔚莫名其所以然的嫌惡，她想蘭蔚始終不能忘情於文珏，倒也無所不可，但咒罵文珏甚至與怨恨李驪宗一樣，那豈不是她自己也成了蘭蔚平日深惡痛絕的目標之一？在過去，文珏根本沒表示過愛蘭蔚，不過她自己多事，以致使蘭蔚害了一陣單相思；而今，好像於無形中加上她和文珏一種負義的罪名，她實在不大情願。她乘蘭蔚還在瘋笑，擺脫了手，向後略退，倚靠在門旁默默地不再發話。蘭蔚却忽然舉起雙手，遮掩着耳朵，彷彿聽到什麼重大響聲，作出愁眉苦臉的表示，打個轉身，又倒在牀上蒙頭睡去。袁太太看不過意，祇好說：

『大嫂，顏小姐，我們外間坐吧！阿蘭就是這樣胡鬧，瞎說，連你們她都不睬，想來她是沒有多大指望了。』說着讓袁太太和明澤到外間裏坐下，她接着道：『很多人說蘭蔚中邪，但那氣總可打得掉的；我打也打得不少了，現在實沒有氣力再打她了。有她反是我的連累，沒有她我要活還不是照樣？假如有人要她，隨便幾百塊錢把她賣了吧。我可以拿錢作盤纏回家，省得這幾根老骨頭丟在外邊。』

『噢！……』顏太太心裏頗不爲然，她以爲無論如何，袁太太說的不像話，天下那有六七十的老娘想賣親生女兒的道理？何況只有一個寶貝的女兒又是個造孽的瘋子。

『伯母還會說笑話。』明澤也覺得的確是聞所未聞，但看袁太太實在可憐，不得不替她這

樣解釋。『你想蘭蔚從前在學校的時候，該是多麼要强的人！別的不談，祇講裝束衣飾，雖不像一般闊小姐們花花草草，可是又樸素，又大方，又整齊，又乾淨，京城的俗語，真叫利落得很，加之年紀輕，學問好，人聰明，肯用功，那個同學不稱贊她，不喜歡她？現在落到這般田地，諒必頭也不梳，臉也不洗，若是不知道的，那能認識這就是五六年前鼎鼎大名的袁蘭蔚？伯母，我看您也稍微想開些，這只好歸之於命運。希望她多多休養，仍舊復原，那時您自有享福的日子。』

明澤一邊勸告，顏太太一邊點頭稱是。袁太太雖無反駁的理由，可她並不承認所說的是笑話；她道大半年前自己就堅持詩書門第的意見，得罪了王翰清，想起很是失悔；所以只要有人要蘭蔚，她必讓蘭蔚出嫁，填房做小都不過問。她又說文珏曾經這樣勸過她，她十分相信文珏的話；但是託同鄉們替蘭蔚作媒，竟沒有人敢娶這個瘋子。因此她僅有兩條路，一是不管三七廿一把蘭蔚送到翰清家中，硬逼翰清收留；一則仍照她適才所講把蘭蔚一賣完事。

平日胸中最無主張的袁太太，居然發出極其堅決的意見，倒令明澤感覺無話可對，想着：——「這個老婆婆大概也快死了，她已失掉母親對兒女的一顆赤愛的心！」

『我們走吧！』顏太太重重說出，似乎有些惱恨了。明澤便乘機扶起母親，告辭回家。臨行她覺得蘭蔚不該過於冷淡，站在門前喊道：『蘭蔚妹，我們走了，改天再來看你。』但蘭蔚蒙頭高臥，依然並無反應，這更添了明澤心中的積壓，正是，其來也悵惘，其去也尤其悵惘。

明澤歸家，自將悵惘的印象一字不遺轉告文珏，文珏歎道：『真不知這位小姐的遭遇，何以如此惡劣？父親不成其爲父親，母親又是個半明白不明白的糊塗蟲。偏偏又遇着李耀宗袁婉筠那般只知道有己不知有人的東西，活生生把他毀掉。你說耀宗他倆被殺，雖然信口騙說，可是近來他倆確實失蹤，渺無消息。預料將來沒有什麼好結果的。但照直講，何嘗不是蘭蔚用情的錯誤。別人熱心的時候，她很冷淡；等待別人摸不着高低心灰意懶起來，他自然要失敗了。記得前幾年有次耀宗與我同席，會這樣悄悄地對我談起，他說並非不愛蘭蔚，實在蘭蔚不愛他。大概以後對付王翰清，章斤琛等，也必然蹈着失敗的覆轍。不然像她這個人，何至於有年華既逝不遇知己之感？前年我主張她嫁章斤琛，可惜錯過機會。但現在聽說章博士與朱梅雨早已破鏡重圓言歸於好，應了你年前的話。假使那時章袁成婚，說不定更鬧出其他什麼怪事。總之蘭蔚處處遭挫折，所謂紅顏薄命，就結果了她這一生。』

『那末看來還是你同情她，不如你把她娶來吧？』明澤半笑不笑地道出這一句，文珏不知道她是故意譏諷，抑還有些酸溜溜的醋味，只得搭訕着答道：『不因爲你，誰認識她？如今你依然這樣開玩笑！試想當年不是你故作疑局，她何至恨我入骨，要槍斃我？這種玩笑，關係非淺，是不能隨便開的。』文珏說雖如此說，心中却想真個能將蘭蔚娶在身邊，也不失爲下井救人的辦法；於是他的神情有些兒癡呆。明澤彷彿看破了他的祕密，接着微笑道：『你何必口是心非，你若真有意，我並不反對；當年也確是爲你們撮合，怎麼說我故作疑局？蘭蔚那會恨你

，她簡直當面罵我！」

『算了吧！少管別人閑事，我們自己的飯碗問題都無法解決哩！』

文珏提到生活問題，明澤不便再往下打趣他。但爲着好奇心之驅使，極力慫恿他開始創作他的長篇小說，想看看他將蘭蔚究竟描寫成怎樣一個女性，而且趁機又告訴她許多關於蘭蔚過往的資料。文珏終日索居，百無聊賴，樂得依言作出一個綱目，寄給天津的報界朋友，請求登載，附以條件，是保留版權，月給六十元稿費。約過了一星期，回信到來，對他稿費條件打個七折，只應允四十隻大洋。文珏因爲在窮愁中討生活，一塊錢甚至於一角錢都看作稀世之珍，又何敢高抬身價？稍加考量，自也覆函承認。這時適遇明澤所謀頗爲順利，公然能在中途加入中等教育界的團體，獲得兩個著名女校兩班的教席。月薪雖少，地位卻不錯。文珏不禁恭維她道：『還是你有能耐，你們的同學有勢力。然而也幸虧你是個女性，女性的進化尙未至互相傾軋極嚴重的時期，所以你們不失爲天之驕子，對不對？』

『吃了三天飽飯，又來罵女人了，呸！男子真沒有一個好東西！』明澤狠狠地啐了一聲，文珏一笑而罷。他倆便在這不堪回首的故都裏，度那「分工合作賣苦力」不痛不癢不餓不飽的生涯。

約摸嚴冬消逝了一半，正是朔天大雪的時節；一個星期早晨，文珏伏案寫稿，明澤旁爐而坐，穿梭不斷地織一件將成的紅絨衣。忽聽門鈴振響，女僕不久便引進一位來客，使他倆同吃



一驚，一齊站起身來歡迎道：『密斯袁，你怎麼能一個人來，真是意想不到的稀客！』

『……啊，請你借我五吊車錢。』那突如其來的袁蘭蔚走近明澤身旁，只輕輕吐出這一句；隨即轉過頭來癡癡地望了文珏一眼。明澤一面命女僕取出車錢，一面放下絨絨衫招呼蘭蔚坐在爐旁烤火，問她僅穿一件薄棉衣，感覺冷不？又問她的母親可好？爲何不與她同來？

蘭蔚先搖搖頭，次點點頭，再搖搖頭，表示她的三種答語；隨手取過明澤所織的手工，並不徵求主人的同意，就越俎代庖地編打起來。

文珏因所寫的主人翁就在眼前，自然而然引起很多離奇的心緒，不能不暫時擱筆。但看蘭蔚對明澤連作啞勢，他覺得無需乎自己問話，而且自己心虛胆怯，總不免沾些嫌疑，更是無話可問。他想到此點，故意裝着鎮靜的樣兒，靠在掉前，取閱一張已經看得不要再看的日報，遮掩着自己半個臉面，暗中却留意蘭蔚的顏色與裝束：只見她的頭髮烏黑整齊中透出油膏的滋潤，披在兩肩，顯見得新理不久；臉上敷有稀疏的調勻的鉛粉，唇頭點着薄薄的淡紅的胭脂；身穿一件半新不舊的玄青色軟綢短襖，繫着藍洋布裙；足下粗毛線機配黑皮鞋，——這顯然是幾年前學生式的打扮，在文珏眼中，自她瘋癲以後，還不曾遇着她如此整潔的修飾。

——這個樣子，不知者誰相信她是個瘋姑娘，——文珏心頭一陣恍忽，驀然發現蘭蔚的眼光又在凝神傾注他，忙將手中的報紙，整個地遮着頭面。

『蘭，你看你不仍然是個天真爛漫的女學生嗎？爲何偏要多愁多病？記得那年我們在天津

分手時節，雖然你是滿身時裝，可並不及現在清素。只是你瘦得多了，你應該好好保養身體。

『明澤又在拿話打動他，而蘭蔚好像盡全力於編織，此外是毫不關心。』

明澤也不由陷於思想中了，這間內寢室而外客室的小房裏，頓時沉靜得可以聽出桌上所放一隻時表的動聲。

片刻之後，顏老太太從東房屋走到這北房來，才打破了三人間沉寂的空氣；她先喊了一聲『袁小姐』，蘭蔚却也起身相迎，似乎由極細的喉管裏擠出兩字『伯母』的回音。顏老太太年事雖高，聽聽依然，她露出和霽的笑容握着蘭蔚的手說：

『好小姐，你的病好了？你看你今天的氣色多麼清爽，那天你怎麼不理我呢？』

蘭蔚低下頭來，嘴角略動了一動。顏老太太見她無語，讓她坐下道：

『你到北是客，而且是稀客，坐坐談談，不必替明澤打手工罷，還是這樣愛我事做的脾氣！明澤沒有你聰明，也沒有你的心深，所以她無災無病。你和明澤正是一對可憐蟲，現在你更可憐，你自己難道想不聞？皇天保佑你能够常常像今天這麼安閑才好！將來……唉！將來的事我或許瞧不見了！我的好小姐，你這顆玲瓏七竅心，究竟怎樣長着的？……你來，是你母親告訴我們的地點嗎？我那袁大嫂她可好？她怎麼不跟着你……說話呀，好小姐！我若是你的媽，早就急死了。』

顏老太太越催蘭蔚答話，蘭蔚越不則聲；最後催急了，她又將頭連搖幾下，手中的編織却

依然不肯停工。明澤恐怕鬧出她的毛病，示意母親莫再向她糾纏，顏老太太問不出結果，祇好啞然。

不一會，女僕開出早飯，明澤強從蘭蔚手中奪去絨線，就便請她參加。蘭蔚並不推讓，不過舉碗持箸的時候，忽然長嘆了一聲，這使上座的顏老太爺——明澤的父親，感覺極端不痛快。但除此以外，蘭蔚用飯的動作一如常人，飯畢且把筷子向大家一舉，表示她的客氣。

不知怎麼，文珏恰合蘭蔚坐個對面，他總覺她的眼光裏藏着有許多奧妙莫測的神祕，很使他觸目而心驚。他的心房頓作加速度的跳躍，他幾乎不敢向她抬頭；胡亂吃畢，便離開飯桌，仍舊走到書棹前看報默思。可是蘭蔚飯後的舉動，偏又頻頻刺入他的眼簾，他見她竟能落落大方毫不羞縮地立於靠窗那明澤的梳妝台側，就女僕預備的熱水，先洗臉，次洗手，再擦雪花膏，對鏡撲粉，然後梳攏她的頭髮；一切完畢，又在鏡中左右移動着顧影端詳。文珏正深以爲異，一轉眼間，却見蘭蔚回過身，移動脚步，向自己身邊走來；她臨近書棹左端，彷彿有話想說的神氣，儘對着文珏凝神凝望。

文珏自然地說出『密斯袁請坐！』借以掩飾目前的窘狀，蘭蔚也就依然坐在左端的椅上，但她射向文珏——那雙灼灼的眸子迄不他視。這時顏老太爺已外出——去作照例的飯後習慣的散步，屋內只剩顏老太太和明澤等這四個人，顏老太太還不覺十分奇怪，明澤對蘭蔚如此親昵文珏的情形，感到真是一宗新鮮希奇的事件，她怔怔地作壁上觀，一時無話可說，也說不出什

麼話。

最陷於恐怖中的自是文珏，偷瞧蘭蕙傾注自己的熱烈，直使他無地自容，他想若不早些避開，那豈不就像當着太太與另一個女性調情，天下那有這樣滑稽的戲；以太太之賢德縱能原諒，而自己也不應該如此無聊的！於是他迅速站起，迅速地離去這是非之所，走入東屋——顏老夫婦的寢室。但他還不能鎮壓他高漲的心緒，獨自坐下撫着條棹上的骨牌而出神：

……袁蘭蕙真是始終愛我嗎？她的瘋病，我真應當負精神上的責任嗎？她到我家來着意地修飾，真是有意給我看嗎？——

許多疑問號縈回於他腦中，找不出適當的答案當兒，房門一推，蘭蕙竟走進來，閃電似地扶着他的肩背嗚嗚地痛哭起來。

## 四〇 最後的勝利者

文珏曾從袁太太口中聽到蘭蔚已有大半年來不會哭，而她現在好像特意找到自己的跟前痛哭一場；借着哀哀欲絕的嚎啕聲裏，訴她心頭的悲憤。她雖除了痛哭以外，不作他語，文珏的耳膜裏卻彷彿聽得她是在一邊哭一邊說：「陳文珏！你好負心！當初你若無意，爲何讓胡明澤儘在面前誇張你的好處？其後我倆相見，你又是那樣地溫柔？我假借「山中入致秀才書」暗中的表示，所謂「是有深趣矣！儘能從我遊乎？」你第二天就寫好了四條屏幅派人送來，可見你我的意思，也默默地承認。那麼你怎麼就無聲無嗅和你的表姐訂了婚，視我如同路人？我也是個有志氣的女子，你們何以拿我開玩笑？自從你開端，隨後許多臭男子都效法你，處處給我一種難堪的刺激，教我這滿腹積悶的心腸向誰聲訴？誰慰藉我？誰了解我？又誰能真正同情於我？……那年你回來，更是那樣假情假義；說什麼我是你的好朋友，我有心事你爲我解決；我被人捉去，你又將我救出來；臨別的時候，你還許下心願囑咐我好好養病，病好了就去找我；可是以後呢？你豈非仍然石沉大海渺無音信，丟我在九霄雲外嗎？而今你又回來了；還是不理我！陳文珏呀！你，……你，你好負心！」

這使文珏連打了幾個冷戰，儼然自己確是個情場中待決的罪犯，他無詞辯護蘭蔚心靈之質問，更不忍再拒絕這個癡情女兒的舉動！他不敢起身，他不回顧，只囁囁着小聲哀求道：

『密斯袁！你休恨我！不要啼哭！只怪你的心眼太窄！環境太壞……起來起來何必傷心！你有什么難言之隱，還請你說出來，假若你斷絕，我必定負責替你介紹一個滿意的伴侶。』

文珏委婉的勸告，更觸動蘭蔚橫溢的心情，她那如湧如潮的淚珠這時明澤和顏老太太聞聲從北屋跑來，文珏頓覺臉上一陣發熱，橫著後蘭蔚的雙手，不料蘭蔚又緊緊抓住他的一隻膀臂。顏老太太生平最地哭，認爲這是大大不祥之兆，再看蘭蔚的樣兒，直要把整個的臉投：

『袁小姐，你這像什麼話？誰家不願意無災無病，你平白地嚎啕放手，文珏是男人，你知不知道？』

『真的，蘭蔚，你好糊塗！』明澤也跟著上前排解，一而使勁拉她說：『你看，老媽子都在外邊偷瞧，你難道不怕人笑？有話對我說。』

蘭蔚哭得力竭聲嘶，禁不住明澤用強，雙手略一鬆動，文珏便一步跑往北屋，強自鎮定真正要披衣戴帽，出門躲避，而想時遲，攔着去路。她還是淚容滿面地上前，強握着文珏的雙手，兩可施，剛說出『密斯袁，你究竟，……』半句話，明澤和顏老

一望，忽而趕快拉着文珏走進內間，文珏好像已失去身體的骨，只得暫時聽她擺佈。

這北屋是兩明一暗，內間自係文珏夫婦的寢室，裏面並無個衣櫃。那床的側面一半對向外間，蘭蔚推挽着文珏，就和他不及明澤看得清清楚楚，依順老太太的意思，直要明澤設法乘早把箇明知文珏決不會將愛情移到瘋子的身上，又看蘭蔚癡呆的神情着實心，文珏是個會說話的，或者經此波折，能使蘭蔚恍然領悟，也說坐在外間，望望他們究能鬧出怎樣的把戲。

蘭蔚，她不哭了；眉目間反露出欣悅的笑意，儼若文珏已屬心者。

文珏雖見明澤忽取不干涉主義，安閑無事的袖手旁觀，可他細出的羞愧，尤其當他一抬頭就與外間明澤目光相觸的時節，急得暗暗好笑，索性放輕脚步走至門前，一抬手放下幔帘，遮住這室內悄然向蘭蔚道：

『你究竟想怎樣？你是愛我嗎？』

『……』蘭蔚不答話，她掏出懷中的手巾，輕輕爲文珏拭

『謝謝！可我不能這樣陪着你，我送你回家，或者咱們一路到公園逛逛，好不好？』文珏故意一笑，亟欲設法脫身。

『不！不去！』蘭蔚臉上頓又現出張惶之色，頭也不住的搖動；一手緊握着文珏，另一手將床上左側的枕頭移在正中，向後推撥文珏的肩頭，意思很像要她與她雙雙睡倒。

『真糟糕！她竟成了花癡，這可怎麼好！』文珏想着終不能不拒絕蘭蔚這種放縱性情，不合理智的舉動了，但叫他正顏厲色的抗拒，又覺得實在不忍心。彼此相持了一會，眼看蘭蔚惶怍的表露，宛轉的神情，小鳥依人似地親近他，渴求他的擁抱與優待，他也不禁有些迷惘起來：

——奇怪吧；我何常愛過她，她却對我如此顛倒！說她是花癡，天下正多男性，為何偏來找我？她瘋了尚且如此，如果不瘋，更該怎樣？——文珏一轉念間，恍惚深受蘭蔚純潔的真摯的癡情所感動，不由他不低下頭，就蘭蔚鮮紅的面頰上，輕輕地吻了一下。

從蘭蔚凝聚的眼光裏，又落下兩滴圓的淚珠來，顯明是她得着男性的安慰，而禁不住情感之發洩。文珏附着她的耳際，微歎道：『你不要如此悲傷，算我愛你好不好？』

文珏這句話，其實也不過臨機應變，脫口而出，但立刻就見蘭蔚頭兒仰拾，自動地熱烈地連連吻他，表示對他這句話有極深的感應。

文珏馬上感到人家是真摯的，而自己是虛偽的；人家是純潔的；而自己是欺騙的；他腦府



裏不禁發出這樣的疑問：

——昔人所謂不欺暗室，我這豈非趁火打劫，討人家便宜嗎？——同時他的心靈上又自辯自答道：

——文珏！你錯了，你如果真心愛他，你對她應當盡相當的義務；如不能愛她，應當毅然拒絕她可使她因憤恨而絕望，還可另找新的出路。……但，她已等於成了廢人一樣，她真有新的出路嗎？……一個瘋人得着暫時的安慰也是聊勝於無的。……罷罷，任憑虛偽也好，欺騙也好，總之一剎那情愛的表示，於自己無所謂，於她尤其有益無損，至少這可以證明在精神方面自己承認是她的異姓好友，不會辜負她的一片心腹吧？——

最後的決定，使文珏大起膽來，索性將蘭蔚攬在懷內，預備再給她一陣強烈的親吻。

那外間的明澤，在這當頭突然咳嗽兩聲，彷彿對文珏下一個嚴重警告，駭得文珏應聲放下手臂，打了個冷噤。他驚然想到這是他的家，妻還在外面親眼地督望着，要不容他這樣放肆；而妻的心理如何，究竟是否有些含辭的意味，以至引起其他的誤會，他也不能十分武斷。

蘭蔚好像明白文珏猶豫的態度轉瞬即變，她格外對他加緊地抱持毫不放鬆。外面的明澤接着又是一聲咳嗽，文珏恍如身受雙重壓迫，直令他走頭無路，一時萬分焦急的心緒驅遣着他，驟然提起勇氣，掙脫蘭蔚的雙手，轉過身，掀開門帘，一個跳步便竄到外間。可是蘭蔚也很眼明腳快，跟踵而去，照舊欄在他的前面。

『明！怎麼……好？你看她——儘管：纏着我！』文珏結結巴巴地對着明澤說，意思是暗示「落花雖有意，流水本無心」，希望能得她的諒解。但明澤只報以飄忽的一笑，這一笑似乎揭穿文珏心頭的祕密，使他自己發發燒的面色越發紅起來。回過目光，却見顏老太太坐在爐旁，連瞅了蘭蔚兩眼，現出一副古板的「大不以為然的神氣。

文珏皺起眉頭一想，非自己設法避開，不能了結這幕滑稽戲，於是他假意向蘭蔚說陪着她決不出門，但附一條件，就是彼此坐下談話不准誰再拉拉扯扯。蘭蔚這時倒很能將就，果然順從他的意旨，安閒地坐在他的旁邊。

這室內各存各的心事，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便又靜默了幾分鐘。

忽然，大門前起了一陣狗的狂吠和女僕的喝叱聲。文珏計上心來，一起身，一蹶脚，口中不住高喊「打狗」，乘着蘭蔚轉移視綫的當兒，順手取下衣架上的大衣和呢帽，飛也似地跑出門；門前恰有一輛人力車，他跨上去，舉手一揮，連道快走，車夫剛拿起車桿，蘭蔚也從門內追出，扯着他一隻衣袖。文珏爲顧全自己的面子，把心一狠；使勁掙脫蘭蔚的手，那知趣的車夫，便邁開脚步向前奔去；直跑出兩條胡同，才緩緩地拉着，問他「上那兒？適才是不是和太太鬧整扭？」

好管閒事的车夫這一問，文珏不禁悵然，他不忍心說明那個女人是瘋子不是他的妻，只從鼻內哼了一聲，想着；——這幾大本決定閉戶下帷不離家門一步的，真個現在往那兒去好呢？

——他儘在車上思索，車夫眼看就到大街，又回頭一連地追問，文珏心中焦燥起來，隨口答道：「往××電影院！」

五分鐘後；文珏無意識地坐在那電影院中，這時距開映至少還差大半點鐘以上，然而觀眾們却已滿坑滿谷，擁擠不堪，這大概是由於影片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吧？不過文珏並不會注意到這些事，侍者遞給他的說明書，他隨手塞在大衣的袋內，一心只惴惴然於蘭蔚在他走後該是如何的瘋鬧。

影片開映了，文珏才恍忽發現銀幕上所照的名稱是「最後的勝利者」。但一幕一幕的過去，她還是茫然莫解，僅看見一對對男女擁抱着，彷彿就是蘭蔚和他適才的縮影。那最後的一幕，大約是那個片中的主人翁——因情場屢次失意而自殺的女人。當她嘆她最末一口氣的時候，她所戀過的七八男子一齊趕到，一齊跪在她的脚下痛切的說：『我愛你！』那女人便含笑死去；同時由她口中放射出幾個幻象的字影，道是：『我在精神上已得着最後的勝利！』這悲劇的結果，深深刺入文珏的腦中，幾乎使他狂喊出聲，他絕不相信天下有此巧事，疑惑己身是在作夢。然而觀眾散去的嘈雜響響振動着，分明他還在熙熙攘攘裏討生活。他驀然想起幻象偶合，也許那癡呆的袁蘭蔚會死在他家，便大踏步從人叢中擠出，跳上一輛飛快的事急忙地趕回，一進門先在院內高喊道：『她怎麼樣了？』

『進來吧！她早走了。』明澤在屋裏答。

「她沒有尋死嗎？」文珏還是有些兒迷糊，說着他已進到房內。只見明澤用手指着他，說他不要在自家臉上貼金，以爲蘭蕙專門愛他；其實他走後就把袁太太找來，據袁太太道：蘭蕙近來對從前熟識的男朋友都是這樣，不容又添了這麼一宗不害臊的毛病。

「那，她肯好好地走嗎？」文珏清醒過來，笑着問。

「好好勸他，當然是無用的；後來幸虧父親回家假作發脾氣，大罵了她一頓，她臨走在門口碰了三個響頭。哎！瘋到這樣，也就够受了！我真不忍再見她的面了！」

明澤這幾句答話，不禁引起文珏的感慨來，他也長嘆一聲道：

「你的女同學多半是紅顏薄命！楊玉君，據說一嫁再嫁以至於三嫁，不知下落了。褚貞侯，回到她的朱先生的故鄉裏，也沒沒無聞了。大概只有個李慕蓮還健在。但這般豪爽放蕩不落人後的女子，多少總得着人生相當的安慰，最可憐是袁蘭蕙瘋瘋顛顛如此下場，什麼是她人生的意義呢？」

「少褒貶別人吧！你這大半天在那裏？」明澤不願多談這個問題了，她想改變一個話頭。

「我嗎？」文珏沈重着答：「我在看電影，那影片叫做最後的勝利者！」

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夜深十一時脫稿於故都。

後

記

爲了免除可能發生不必要的誤會，我終將原作刪除了將近二萬字。又爲節省些紙張，預擬排印每面十四行，每行四十四字的計劃改成每面十六行，每行四十一字。這與預告和招貼中「都廿五萬言，厚四百餘面」的字句略有不符，特此聲明，尙希讀者的諒恕！

一九四八·二·二，於海市

帳目彙費

年 月 日 摘 要 號數

收 入 付 出 或付 餘

29 1932.5.31

1932.5.31

23500

23500

10000

10000

23500

23500

10000

